# 魏書

七

ソ 8
1735
131

魏書卷三十

列傳第十八

王建

安同

樓伏連

丘堆

娥清

劉尼

奚眷

車伊洛

宿石

來大干

此係明治廿八年八月請求同一人所藏以賠償

周幾
豆代田
周觀
閻大肥
尉掇
陸眞
呂洛拔

王建廣甯人也祖姑爲平文后生昭成皇帝伯祖豐以帝舅貴重豐子支尚昭成女甚見親待建少尚公主登國初爲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與計謀太祖幸濡源遣建使慕容垂辭色高亢垂壯之還爲左右大夫建兄回諸子多不順法建具以狀聞回父子伏誅其謹直如此從征伐諸國破二十餘部以功賜

奴婢數十口雜畜數千從征衛辰破之賜僮隸五千戶爲中部大人從破慕容寶於參合陂太祖乘勝將席卷南夏於是簡擇俘衆有才能者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歸令中州之民咸知恩德乃召羣臣議之建曰慕容寶覆敗於此國內虛空圖之爲易今獲而歸之無乃不可乎且縱敵生患不如殺之太祖謂諸將曰若從建言吾恐後南人創艾絶其向化之心非伐罪弔民之義諸將咸以建言爲然建又固執乃坑之太祖既而悔焉後從征慕容寶拜寇軍將軍并州既平車駕東出井陘命建率五萬騎先驅啟路車駕次常山諸郡皆降惟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乃遣衛王儀南攻鄴建攻信都衆各五萬建等攻城六十餘日不能克士卒多傷太祖乃自中山幸信都慕容寶冀州刺史慕容鳳夜踰城走信都降車駕幸鉅鹿破慕容寶於栢肆塢遂進圍中山寶棄城走和龍城內

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閉太祖將夜入乘城據守其門建貪而無
謀意在虜獲恐士卒肆掠盜亂府庫請俟天明太祖乃止是夜徒
河人共立慕容普驎爲主遂閉門固守太祖乃悉衆攻之連日不
拔使人登巢車臨城招其衆曰慕容寶捐城奔走汝曹百姓將爲
誰守何不識天命取死亡也皆曰羣小無知但復恐如參合之衆
故求全月日之命耳太祖聞之顧視建而唾其面中山平賜建爵
濮陽公烏丸庫傉宮鳴聚黨爲寇詔建討平之遷太僕徙爲眞定
公加散騎常侍冀青二州刺史卒陪葬金陵初建兄豆居以建功
賜爵卽丘侯無子建以子斤襲兄爵太宗初給事中任職用事轉
大長秋世祖征赫連昌遣斤部造攻具進爵淮南公加平北將軍
時并州胡酋田卜謀反誅餘衆不安遣斤鎮虎慮以撫慰之斤綏
靜胡魏甚收聲稱劉義隆遣將到彦之寇河南世祖西征赫連定



卿從駕南征加鎮南將軍及遷洛陽人情戀本多有異議高祖問
烈曰卿意云何烈曰陛下聖略淵遠非愚管所測若隱心而言樂
遷之與戀舊唯中半耳高祖曰卿既不唱異卽是同深感不言之
益宜且還舊都以鎮代邑敎留臺庶政一相參委車駕幸代執烈
手曰宗廟至重翼衛不輕卿當祇奉靈駕時遷洛邑朕以此事相
託顧非不重也烈與高陽王雍奉遷神主於洛陽高祖嘉其勳誠
遷光祿卿十九年大選百僚烈子登引例求進烈表曰臣上或近
臣下不決引一人疑而思出分外冀荷榮祿當今聖明之朝理應
謙讓而臣子登引人求進是臣素無敎訓請乞黜落高祖曰此乃
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辦此乃引見登詔曰朕今創禮新邑明揚天
下卿父乃行謙讓之表而有直士之風故進卿爲太子翊軍校尉
又加烈散騎常侍封聊城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及穆泰陸叡謀

反舊京高祖幸代泰等伏法賜烈及李沖璽書述金策之意語在
陸敞傳是逆也代鄉舊族同惡者多唯烈一宗無所染預高祖嘉
其忠操益器重之歎曰元儼決斷威恩深自不惡然而爲臣盡忠
猛決不如烈也爾日烈在代都必卽斬其五三元首耳烈之節槩
不謝金日磾也詔除領軍將軍以本官從征荆沔加鼓吹一部高
祖謂彭城王勰曰烈先朝舊德智勇兼有軍之大計宜共參決宛
鄧既平車駕還洛論功加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二十三年蕭寶
卷遣其太尉陳顯達入寇馬圈高祖輿疾赴之執烈手曰鄧邑空
虛維捍宜重可鎮衛二宮以輯遠近之望顯達破走高祖崩於行
宮彭城王勰總一六軍祕諱而返稱詔召世宗會鷲曾陽以烈留
守之重密報凶問烈處分行留神色無變世宗卽位寵任如前咸
陽王禧爲宰輔權重當時曾遣家僮傳言於烈曰須舊羽林虎賁
執仗出入領軍可爲差遣烈曰天子諒闇事歸宰輔領軍但知典
掌宿衛有詔不敢違理無私給奴惘然而返傳烈言報禧禧復遣
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而答曰
向者亦不道王非是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遣私奴索
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惡烈剛直遂議出之乃授使
持節散騎常侍征北將軍恒州刺史烈不願藩授頻表乞停輒優
答弗許烈乃謂彭城王勰曰殿下忘先帝南陽之詔乎而逼老夫
乃至於此遂以疾固辭世宗以禧等專擅潛謀廢之會二年正月
初祭三公並致齋於廟世宗夜召烈子忠謂曰卿父忠允貞固社
稷之臣明可早入當有處分忠奉詔而出質明烈至世宗詔曰諸
父慢怠漸不可任今欲使卿以兵召之卿其行乎烈對曰老臣歷
奉累朝頗以幹勇賜識今日之事所不敢辭乃將直閤已下六十

餘人宣旨召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衛送至于帝前諸公各稽首歸政以烈爲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領軍進爵爲侯增邑三百戶并前五百戶自是長直禁中機密大事皆所參焉太尉咸陽王禧謀反也武與王楊集始馳於北部以告時世宗從禽於野左右分散直衛無幾倉卒之際莫知計之所出乃敕烈子忠馳覘虛實烈時留守巳處分有備因忠奏曰臣雖朽邁心力猶可此等猖狂不足爲慮願緩踁徐還以安物望世宗聞之甚以慰悅及駕還宮禧巳遁逃詔烈遣直閤叔孫侯將虎賁三百人追執之順后既立以世父之重彌見優禮八月暴疾卒時年六十五世宗舉哀於朝堂給東園第一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賜錢二百萬布五百匹贈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公雍州刺史追封鉅鹿郡開國公增邑五百戶并前千戶烈有五子

長子祚字萬年太和中爲中散稍遷恒州別駕襲父爵除假節振威將軍沃野鎮將貪中多所受納坐免官以公還第卒贈平州刺史

祚子若襲爵多酒過爲叔父景所撾殺

子順襲卒

子馥襲

祚弟忠字思賢本字千年弱冠拜侍御中散文明太后臨朝刑政頗峻侍臣左右多以微譴得罪忠朴直少言終無過誤太和中授武騎侍郎因賜名登轉太子翊軍校尉世宗卽位遷長水校尉尋除左右郎將領直寢元禧之謀亂也車駕在外變起倉卒未知所之忠進曰臣世蒙殊寵乃心王室臣父領軍付留守之重計防邊有在必無所慮世宗卽遣忠馳騎觀之而烈分兵嚴備果如所量

世宗還宮撫背曰卿差彊人意賜帛五百匹又曰先帝賜爵名登誠爲美稱朕嘉卿忠款今改卿名忠既表貞固之誠亦所以名實相副也父憂去職未幾起復本官遷司空長史于時太傅錄尚書北海王詳親尊權重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而給之後因公事忠於詳前謂遇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所須材用自應關旨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也遇既不寧詳亦慙謝遷征虜將軍餘如故以平元禧功封魏郡開國公食邑九百戶尋遷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每以鯁氣正辭爲北海王詳所忿面責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於世自有定分若應死於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爾王不能殺詳因忠表讓之際密勸世宗以忠爲列卿令解左右聽其讓爵於是詔停其封優進太府卿正始二年秋詔忠以本官使持節兼侍中爲西道大使刺史鎮將賊

罪顯暴者以狀申聞守令已下便即行決與撫軍將軍尚書孝崇分使二道忠劾并州刺史高聰賊罪二百餘條論以大辟還除平西將軍華州刺史遭繼母憂不行服闋授安北將軍相州刺史又爲衛尉卿河南邑中正詔忠與吏部尚書元暉度支尚書元匡河南尹元萇等推定代方姓族高肇忌其爲人欲密出之乃言於世宗稱中山要鎮作捍須才以忠器能宜居其位於是出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世宗既而悔之復授衛尉卿領左衛將軍恒州大中正密遣中使詔曰自比股肱襄落心脊無寄方任雖重比此爲輕故輟茲外任委以內務當勤夙無怠稱朕所寄也延昌初除都官尚書加平南將軍領左衛中正如故又加散騎常侍宴賜之劒杖舉酒屬忠曰卿世秉貞節故恒以禁衛相委昔以卿行忠賜名曰忠今以卿才堪禦侮以所御劒杖相賜循名取義意在不輕

其出入周旋恒以自防也忠頻首陳謝遷侍中領軍將軍忠面陳讓云臣無學識不堪兼文武之任世宗曰當今學識有文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及世宗崩夜中與侍中崔光遣右衛將軍侯剛迎肅宗於東宮而即位忠與門下議以肅宗幼年未親機政太尉高陽王雍屬尊望重宜入居西柏堂省決庶政任城王澄明德茂親可爲尚書令總攝百揆秦中宮請即敕授御史中尉王顯欲逞姦計與中常侍給事中孫伏連等厲色不聽寢門下之奏宮闕侍中黃門但牒六輔姓字齊來孫伏連等密欲矯太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顯與高猛爲侍中忠即於殿中收顯殺之忠既居門下又總禁衛遂秉朝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忠既擅權欲以惠澤自固乃悉歸所減之祿職人進位一級舊制天下之民絹



布一匹之外各輸綿麻八兩忠悉以與之忠白高陽王雍自云世宗本許優轉雍憚忠威權便順其意加忠車騎大將軍忠自謂新故之際有安社稷之功諷動百寮令加已賞於是太尉雍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難違其意議封忠常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百寮咸以爲然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皆加封邑尚書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甚勸雍出忠忠聞之逼有司誣奏其罪郭祚有師傅舊恩裴植擁地入國忠並矯詔殺之朝野憤怨莫不切齒王公已下畏之累跡又欲殺高陽王雍侍中崔光固執乃止遂免雍太尉以王還第自此之後詔命生殺皆出於忠既尊靈太后爲皇太后居崇訓宮忠爲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侍中領軍如故靈太后臨朝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爲儀同尚書令加侍中忠爲令旬餘靈太后引門下侍官于崇訓宮

問曰忠在端右聲聽何如咸曰不稱厥位乃出忠使持節都督冀
定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冀州刺史太傅清河王等奏曰竊
惟先帝升遐之初皇上登極之始四海謐然宇內晏清至於奉迎
乘輿侍衛省闥斯乃臣子之常節職司之恒理不容以此爲功妄
開井邑臣等前議所以廣建羽翼者正以畏迫威權苟免暴戾故
也是以中議之際以十三日夜入爲無勳唯以拒違矯令抑黜姦
回徵可褒敘以前侍中臣忠總攝文武侍中臣光久在樞密讚同
其意故唯賞二人今尚書臣昭等無涯上訴奉敕重議案王顯陰
結姦徒志爲不逞高肇遠同凶逆遘構禍端無將之罪事合滅戮
而忠等徵罪唯以廢身不至孥戮又出罪人窮治不盡案律準憲
事在不輕暨皇上纂曆聖后別宮母子隔異溫清道絕皆忠等之
咎過方厥勳功微罪重又忠專權之後擅殺樞納輒廢宰輔令朝
野駭心遠近怪愕功過相除悉不合賞請悉追奪盡太后從之熙
平元年春御史中尉元匡奏曰臣聞事主不以幽貞革心奉上不
以趣捨虧節是以倚泰宮而慟哭復楚之功已多防盧龍而樹勳
廣魏之勳不淺而申包避賞君子於是義之田疇拒命良史所以稱
美竊唯宮車晏駕天人位易正是忠臣孝子致節之秋前領軍將
軍臣忠不能砥礪名行自求多福方因矯制擅相除假清官顯職
歲月隆崇臣等在蕃之時乃心家國書誚往來憤氣成效傷禮敗
德臣忠即主謹案臣忠世以鴻勳盛德受遇累朝出入承明左右
機近幸國大災肆其愚蠢專擅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寃於既
往宰輔黜辱於明世又自矯爲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原
其此意便欲無上自處既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御史一人令史
一人就州行決崔光與忠雖同受召而謂光既儒望朝之禮宗攝

心虛遠不關世務但忠以光意望崇重逼光光若不同又有危禍伏度二聖欽明深垂昭恕而自去歲正月十三日世宗晏駕以後八月一日皇太后未親覽以前諸有不由階級而權臣用命或發門下詔書或由中書宣敕擅相拜授者已經恩宥正可免其刃竊之罪既非時望朝野所知冒階而進者並求追奪靈太后令曰直繩所糺實允朝憲但忠事經肆宥又蒙特原無宜追罪餘如奏又詔曰忠以往年大諱之際開崇宗邑王然酬庸理乖有司執奪豈宜一謬棄其餘勳也但忠歷任禁要誠節皎然宜褒錫山河以安厥望可靈壽縣開國公邑五百戶初世宗崩後高太后將害靈太后劉騰以告侯剛剛以告忠忠請討於崔光光曰宜置胡嬪於別所嚴加守衛理必萬全計之上者忠等從之具以此意啟靈太后太后意乃安後太后深德騰等四人並有寵授忠以毀之者多懼不

免禍願還京師欲自營救靈太后不許二年四月除尚書右僕射加侍中將軍如故神龜元年三月復儀同三司疾病未拜見裴郭爲崇忠自知必死表曰先帝錄臣父子一介之誠昭臣家世奉公之節故申之以婚姻重之以爵祿至乃位亞三槐秩班九命自大明利見之始百官總已之初臣復得猥攝禁戎緝寧內外斯誠社稷之靈兆民之福臣何力之有焉但陛下以睿明御寓皇太后以聖善臨朝衽席不遺簪屨弗棄復乃寵窮出內榮遍宮閨外牧兩河入參百揆顧服知妖省躬識戾而臣將慎靡方致茲痾疾自去秋苦痢纏綿迄今藥石備嘗日增無損又今年已來力候轉惡微喘繼息振復良難鴻慈未酬伏枕涕咽臣薄福無男遺體莫嗣貪及餘生謹陳宿抱臣先養亡第四弟第二子司徒掾永超爲子猶子之念實切於心乞立爲嫡傳此山河靈太后令曰于忠表如此

既誠勲宜錄又無子可矜臨危所祈不容致奪可特聽如請以彰
殊效忠薨年五十七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
七百匹蠟三百斤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太常少卿元端議忠剛
直猛暴專戀好殺案謚法剛彊理直曰武怙威肆行曰醜宜謚武
醜公太常卿元修義議忠盡心奉上剪除凶逆依謚法除僞寧真
曰武夙夜恭事曰敬謚武敬公二卿不同事奏靈太后令曰可依
正卿議于氏自曾祖四世貴盛一皇后四贈三公領軍尚書令三
開國公忠性多猜忌不交勝已唯與直閤將軍章初瓌千牛備身
楊保元爲斷金之交李世哲求寵於忠私以金帛寶貨事初瓌保
元初瓌保元談之遂被賞愛引爲腹心忠擅權昧進爲崇訓之由
皆世哲計也忠後妻中山王尼須女微解詩書靈太后臨朝引爲
女侍中賜號范陽郡君

永超名酺襲爵尋卒
子世衡襲齊受禪例降
忠弟景字百年自司州從事稍遷步兵校尉寧朔將軍高平鎮將
坐貪殘受納爲御史中尉所彈會赦免忠薨後景爲武衛將
軍謀廢元乂乂黜爲征虜將軍懷荒鎮將及蠕蠕王阿那瓌叛亂
鎮民固請糧廩而景不給鎮民不勝其忿遂反叛執縛景及其妻
拘守別室皆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故絳襖其被毆辱如此
月餘乃殺之
烈弟敦自中散遷驍騎將軍景明中假節行并州事除征虜將軍
恒州刺史卒官贈便持節平北將軍恒州刺史
子昕員外郎直後主衣都統揚然將軍懷朔武川鎮將中散大夫
孝昌中使蠕蠕與阿那瓌擒逆賊破洛汗聽明出六斤等轉輔國

將軍北中郎將恒州大中正又遷撫軍將軍衛尉卿出爲鎮東將
軍殷恒州刺史還拜征東將軍領左右天平中卒贈都督冀定州
諸軍事衛將軍尚書僕射儀同三司謚曰文恭
長子揚仁武定中渤海太守
揚仁弟乂羅字仲綱中軍將軍光州刺史
乂羅弟子榮魯郡太守
敦弟果嚴毅直亮有父兄之風自中散稍遷光祿大夫守尚書賜
爵武城子太和中歷朔華并恒四州刺史
子礫襲太子舍人通直散騎常侍卒贈右將軍洛州刺史謚曰哀
子暉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暉弟道揚儀同開府諮議參軍
礫弟祇卒於司徒掾贈鎮遠將軍朔州刺史謚曰悼

祇子元伯中散大夫
果弟勁事在外戚傳
勁弟須中散遷長水校尉稍遷武衛將軍太府卿鎮南將軍肆州
刺史卒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冀州長史卒
重贈征南將軍燕州刺史謚曰武
子翊太尉從事中郎燕州刺史
子長文字士端武定中尚書考功郎
須弟文仁太中大夫
史臣曰魏定中原于栗磾有武功于三世兼以虛已下物罰不濫
加斯亦諸將所希矣拔任參內外以著能名烈氣槩沉遠受任艱
危之際有枉石之質殆禦侮之臣忠以觸朴見親乘非其據遂壇
威權生殺自已苟非女王之世何以全其門族其不誅滅抑天幸

高湖
崔逞
封懿

高湖字大淵渤海蓨人也漢太傅裒之後祖慶慕容垂司空丈夲吏部尚書湖少機敏有器度與兄韜俱知名於時雅爲鄉人崔逞所敬異少歷顯職爲散騎常侍登國十年垂遣其太子寶來伐也湖言於垂曰魏燕之與國彼有內難此遣赴之此有所求彼無違者和好多年行人相繼往求馬不得遂留其弟曲在於此非彼之失政當敦修舊好乂寧國家而復令太子率衆遠伐且魏王雄略兵馬精彊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太子富於春秋意果心銳輕敵好

勝難可獨行兵凶戰危願以深慮言頗切厲垂怒免湖官既而寶果敗於參合寶立乃起湖爲征虜將軍燕郡太守寶走和龍兄弟交爭湖見其衰亂遂率戶三千歸國太祖賜爵東阿侯加右將軍總代東諸部世祖時除寧西將軍涼州刺史謚曰敬有四子

政年七十卒贈鎮西將軍秦州刺史謚以墳典殘缺奏第三子謚字安平有文武才度天安中以功臣子召入禁中除中散專典祕閣肅勤不倦高宗深重之拜祕書郎謚以墳典殘缺奏請廣訪羣書大加繕寫由是代京圖籍莫不審正顯祖之御寧光宮也謚恒侍講讀拜蘭臺御史轉治書掌禁內外彈糾非法當官而行無所畏避甚見稱賞延興二年九月卒時年四十五太昌初追贈使持節侍中都督青齊濟克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公青州刺史謚武貞公妻權氏陳留郡君

長子樹生性通達重節義交結英雄不事生產有識者並宗奇之

孀孀侵掠高祖詔懷朔鎮將陽平王頤率衆討之頤假樹生鎮遠將軍都將先驅有功樹生尚氣俠意在浮沉自適不願職位辭不受賞論者高之居宅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鄰伍驚恐僉謂怪變宅不可居樹生曰何徃非善安之自若雅好音律常以絲竹自娛孝昌初北州大亂詔發衆軍廣開募賞以樹生有威略授以大都督令率勁勇鎮捍舊蕃二年卒時年五十五太昌初追贈使持節都督冀相滄瀛殷定六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師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追封渤海王謚曰文穆妻韓氏爲渤海王國太妃永熙中後贈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加後部羽葆鼓吹餘如故長子卽齊獻武王也

王弟琛字永寶天平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御史中尉南

趙郡開國公

子敞襲武定末太子庶子

樹生弟酆字飛雀亦以器度知名卒於侍御中散元象中贈假黃鉞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洛瀛并肆燕恒雲朔十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傅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曰孝宣

子獄武定末侍中太傅公清河郡開國公

謚長兄眞有志行兄弟俱至孝父亡治喪墓次甘露白雉降集焉有司以聞詔樹閭里自涇州別駕稍遷安定太守甚著聲績卒贈龍驤將軍涇州刺史帶金紫太守神龜初卒太昌元年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相殷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武康

子仁正光中卒於河州別駕太昌初贈使持節侍中都督青齊濟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明穆

子貫字小胡永興末通直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尚食典御

拔弟腊兒美容貌膂力過人尤善弓馬顯祖時羽林幢將皇興中主仗令高祖初給事中累遷散騎常侍內侍長坐事死 傳無拔事而載拔弟腊兒不知拔何人也

子吞字明珍有器尚初除侍御史拜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與叔徽俱使西域還至河州遇賊攻圍城陷見害太昌初贈使持節都督冀滄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冀州刺史永熙中重贈侍中都督青徐光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文景

子永樂興和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濟州刺史陽川縣開國公

永樂弟弼武定中安西將軍營州刺史安陵縣開國男

腊兒弟徽字榮顯小字苟兒聰敏有氣幹爲任城王澄所知賞景明中起家奉朝請延昌中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噘噠西域諸國

莫不敬憚之破洛侯烏孫並因之以獻名馬還拜冗從僕射神龜中遷射聲校尉左中郎將游擊將軍又假平西將軍員外散騎常侍使嚈噠還至抱罕屬莫折念生反於秦隴時河州刺史元祚為前刺史梁釗息景進等招引念生攻河州祚以憂死長史元永平治中孟寶臺使元湛共推徽行河州事綏接有方兵士用命別駕乞伏世則潛通景進徽殺之徽兵於吐谷渾吐谷渾率衆救之景進敗退走奔秦州景進尋率羌夷復來攻逼徽遣統軍六景相馳表請師詔徽仍行河州事久無援救力屈城陷為賊所害永熙中喪還洛陽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相瀛滄五州諸軍事司徒公冀州刺史謚曰文宣

子歸義有志烈初除奉朝請加威烈將軍與父徽俱使西域還都稍遷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西征都督每有戰功後沒於陳太昌初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曰孝貞

子普武定末安南將軍太子左衛率

歸義弟歸彥武定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安喜縣開國男

眞弟各拔廣昌鎮將卒贈燕州刺史

子猛虎鄯善鎮錄事及居喪以至性稱遂絕宦情

子元國早卒

次顯國武定末撫軍將軍汶陽男

顯國弟達武定中驃騎將軍行滄州事

達弟永國征虜將軍中散大夫

永國弟子國武衛將軍

各拔少子盛天平中侍中太尉公廣平郡開國公

子子瑗武定末兼武衛將軍
謐弟稚字幼寧薄骨律鎮將營州刺史
子陁字難陁沃野鎮長卒贈琅邪太守
子雍字景雲司徒從事後與少子思義俱奔蕭衍卒於江南元象
初喪還特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冀定瀛滄幽五州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冀州刺史
子思宗武定末中軍將軍儀同三司兗州刺史上洛郡開國男思
義特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兗齊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
尚書僕射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陁弟興早卒
興子貴孫晉州刺史
湖弟恒字叔宗慕容垂鉅鹿太守太祖時率郡降賜爵涇縣侯加
龍驤將軍仍守鉅鹿卒贈安東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惠
子道字始愔襲爵拜都牧令遷鎮南將軍相州刺史未及之職卒
仍以爲贈謚曰莊
子幹字干奴好學寬厚有雅度襲爵涇縣侯後例降爲伯歷南青
州征虜府司馬威遠將軍部善鎮遠府長史仍轉汾州後軍府長
史白水太守所在以廉平著稱太昌初卒贈使持節都督秦雍二
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謚曰孝穆
子偘字伯欣襲除南秦州長史卒贈輔國將軍涼州刺史謚曰宣
子紹字廣祖襲爵興和初征虜將軍滄州刺史
偘弟騰字伏興卒於安東將軍光州刺史襄城縣開國公
子陟字祖遷司空中郎太尉主簿
陟弟愔通直郎

愷弟翽襲父爵

騰弟隆之武定末太保尚書令平原郡開國公

崔暹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也魏中尉琰之六世孫曾祖諒晉中書令祖遇仕石虎爲特進父瑜黃門郎暹少好學有文才遭亂孤貧躬耕于野而講誦不廢慕容皝時郡舉上計掾補著作郎撰燕記遷黃門侍郎及苻堅并慕容皝以暹爲河清平原二郡太守爲翟遼所虜授以中書令慕容垂滅翟釗以爲祕書監慕容寶東走和龍爲留臺吏部尚書及慕容麟立暹攜妻子亡歸太祖張袞先稱美暹及見禮遇甚重拜爲尚書任以政事錄三十六曹別給吏屬居門下省尋除御史中丞太祖攻中山未克六軍乏糧民多匿穀問羣臣以取粟方略暹曰取椹可以助糧故飛鴈食椹而改音詩稱其事太祖雖銜其傲慢然兵既須食乃聽以椹當租暹又曰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時則落盡太祖怒曰內賊未平兵人安可解甲伏入林野而收椹乎是何言歟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天興初姚興侵司馬德宗襄陽戍戍將郗恢馳使乞師於常山王遵遵以聞太祖詔暹與張袞爲遵書以答初恢與遵書云賢兄虎步中原太祖以言悖君臣之體敕暹袞亦貶其王號以報之暹袞乃云貴王太祖怒曰使汝貶其王以答乃稱貴王何若賢兄也遂賜死後司馬德宗荊州刺史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爲桓玄所逐皆將來奔至陳留南分爲二輩一奔長安一歸廣固太祖初聞休之等降大悅後怪其不至詔兗州尋訪獲其從者問故皆曰國家威聲遠被是以休之等咸欲歸闕及聞崔暹被殺故奔二處太祖深悔之自是士人有過者多見優容暹七子二子早亡第三子義義弟諶諶弟禕禕弟嚴嚴弟頤暹之內徙

也終慮不免乃使其妻張氏與四子留冀州令歸慕容德遂奔廣
固逞獨與小子曦在平城及逞之死亦以此爲譴
曦字泰沖初爲太子洗馬後稍遷散騎尚書賜爵清河侯後世祖
聞劉義隆以誣爲冀州刺史乃曰義隆知用其兄我豈無冀州也
乃以曦爲平東將軍冀州刺史又爲大鴻臚持節策拜楊難當爲
南秦王奉使數返光揚朝命世祖善之及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
等督諸軍取上邽使曦齎詔於丕前喻難當奉詔後與方士韋文
秀詣王屋山造金丹不就真君初卒贈五子
長子秉字公禮早終無子
秉弟廣字公淵襲爵拜平東將軍
子法度早終
廣弟軌字公則太子中舍人鎮南司馬
軌弟穆字公和早卒
穆弟敞字哲小字男季高祖初以交通境外伏誅從兄景真以子
思叔繼敞
思叔少爲中書學生遷中書博士世宗時歷上黨鉅鹿太守自逞
之死至敞之誅三世積五十餘年而在北一門盡矣初三齊平禕
孫相如入國以才學知名舉冀州秀才早卒
相如弟或在術藝傳
逞兄適字寧祖亦有名於時慕容垂尚書左丞范陽昌黎二郡太
守
適曾孫延壽冀州主簿輕財好施甚收鄉曲之譽
延壽子隆宗簡率愛友居喪以孝聞歷位冀州別駕蘭陵燕郡二
郡太守司空諮議參軍冀州中正中軍大將軍府長史仁信待物

出於至誠故見重於世卒贈前將軍齊州刺史謚曰孝
子敬保員外散騎侍郎冀州儀同府從事中郎卒贈冀州刺史
子子恒官至征虜將軍魯郡太守早卒
子恒弟子安寇軍將軍西兗州司馬
子安弟子昇開府參軍武定中坐連元瑾事兄弟並伏法
封懿字處德渤海脩人也曾祖釋晉東夷校尉父放慕容暐吏部
尚書兄孚慕容超太尉懿僞偉有才氣能屬文與孚雖器行有長
短然名位略齊仕慕容寶位至中書令民部尚書寶敗歸闕除給
事黃門侍郎都坐大官寧朔將軍章安子太祖數引見問以慕容
舊事懿應對疎慢廢還家太宗初復徵拜都坐大官進爵爲侯泰
常二年卒懿撰燕書頗行於世
子玄之坐與司馬國璠溫楷等謀亂伏誅臨刑太宗謂之曰終不
令絕汝種　將宥爾一子玄之請曰弟虔之子磨奴宇君明早孤
乞全其命乃殺玄之而赦磨奴
磨奴被刑爲宦入崔浩之誅也世祖謂磨奴曰汝本應全所以致
刑者事由浩之故後爲中曹監西使張掖賜爵富城子加建威將
軍給事中久之出爲冠軍將軍懷州刺史太和七年卒贈平東將
軍冀州刺史渤海公謚曰定以族子叔念爲後高祖賜名冏
冏父鑒卽慕容暐太尉奕之後也冏皇興初爲中書學生襲爵富
城子累遷太子家令世宗卽位以冏行華州事冏在州鞭中散大
夫党智孫爲尚書左丞韋績糾奏免壽除鎮遠將軍安州刺史山
民愿朴父子賓旅同寢一室冏下車勒令別處其俗遂改徵爲太
尉長史頻行定州徐州事壽除後將軍汾州刺史肅宗初轉涼州
刺史加右將軍固辭不拜仍授平北將軍瀛州刺史時大乘寇亂

之後加以水潦百姓困乏回表求賑恤免其兵調州内甚賴之又
爲度支尚書尋轉都官尚書冀州大中正滎陽鄭雲詡事長秋卿
劉騰貨騰紫纈四百匹得爲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暮徃詣回坐未
定謂回曰我爲安州卿知之否彼土治生何事爲便回答之曰卿
荷國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略以濟百姓
如何見造而問治生乎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雲慙愧失色靈
太后臨朝召百官問得失羣臣莫敢言回對曰昔孔丘爲司寇十
日而誅少正卯魯國肅然欺巧自息姬旦行戮不避兄弟周道用
隆徐偃專行仁義其國乃滅自古及今未有不厲威刑而能治者
頃來頗由長吏寬怠侵剝百姓盜賊羣起請肅刑書以懲未犯太
后意納之而不能用轉爲七兵尚書領御史中尉尚書右僕射元
欽與從父兄麗妻崔氏姦通回乃劾奏時人稱之除鎮東將軍冀

州刺史肅宗末徵爲殿中尚書頻表遜職以爲右光祿大夫莊帝
初遇害於河陰時年七十七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
史謚曰孝宣

長子隆之武定中開府儀同三司齊州刺史安德郡開國公

子子繪武定中渤海太守

隆之弟興之字祖胄經明行修恬素清靜起家太學博士員外郎
出爲瀛冀二州平北府長史所歷有當官之譽孝昌中卒天平中
追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雍州刺史尋重贈殿中尚書謚曰孝一作文

子琬字子蒨武定末開府中郎

琬弟孝琰祕書郎

興之弟延之字祖業天平中驃騎大將軍青州刺史劇縣開國子
磨奴既以回爲後請於顯祖贈鎮寧遠將軍滄水太守

鑒長子琳字彥寶顯祖末本州表貢拜中書博士高祖初大軍南
討琳參鎮南軍事後爲河南七州大使還拜中書侍郎與侍中南
平王馮誕等議定律令賜布帛六百匹粟六百石馬牛各一遷太
尉長史轉司宗下大夫有長者之稱行東兗州事及改定百官除
司空長史出爲立忠將軍南青州刺史兼散騎常侍持節西道大
使還爲長兼太中大夫轉廣平內史又爲光祿大夫世宗末除後
將軍夏州刺史徵爲安東將軍光祿大夫神龜二年卒贈使持節
撫軍將軍相州刺史

子元稱

元稱弟子盛並早卒

子盛弟子施武定末沛郡太守

琳子肅在文苑傳

懿從兄子愷字思悌奕之孫也父勸慕容垂侍中太常卿愷給事
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後入代都名出懿子玄之右俱坐司馬氏事
死愷妻盧玄姊也愷子伯達棄母及妻李氏南奔河表改婚房氏
顯祖末伯達子休傑內入祖母盧猶存垂百歲矣而李已死休傑
高祖時以歸國勳爲河間太守兼冀州咸陽王府諮議參軍

休傑從弟靈祐仕劉義隆爲青州治中渤海太守慕容白曜平三
齊靈祐率二百人詣白曜降賜爵下密子後除建威將軍渤海太
守卒

子進壽襲爵肅宗時爲揚州治中以失義州爲刺史元志所殺事
具志傳

子子游武定中開府中兵參軍

進壽弟蚌卒於冀州別駕

蚌弟燮起家荆州長流參軍司空水曹參軍殿中侍御史累遷征東將軍廣州長史還除光祿大夫卒贈衛將軍冀州刺史

回族叔軌字廣度沉謹好學博通經傳與光祿大夫武邑孫惠蔚同志友善惠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非但章句可奇其標明綱格統括大歸吾所弗如者多矣善自修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修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然後爲賢言者慙退太和中拜著作佐郎稍遷尚書儀曹郎中兼員外散騎常侍銜命高麗高麗王雲恃其偏遠稱疾不親受詔軌正色詰之喻以大義雲乃北面受詔先是契丹虜掠邊民六十餘口又爲高麗擁掠東歸軌只聞其狀移書徵之雲悉資給遣還有司奏軌遠使絶域不辱朝命權宜曉慰邊民來蘇宜加爵賞世宗詔曰權宜徵口使人常體但光揚有稽宜賞一階轉



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渤海太守崔休入爲吏部郎以兄考事于軌軌曰法者天下之平不可以舊君故虧之也休歎其守正軌在臺中稱爲儒雅奏請遣四門博士明經學者檢試諸州學生詔從之尋除國子博士加揚武將軍假通直散騎常侍慰勞汾州山胡司空清河王懌表修明堂辟雍詔百寮集議軌議曰明堂者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所以嚴父配天聽朔設教其經構之式蓋已尚矣故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窗鄭玄曰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之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窗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恒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節觀者茅蓋白

盛爲之質飾赤綬白綬爲之戶牖皆典籍所具載制度之明義也
在秦之世焚滅五典毀黜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
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論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
二京俱爲九室是以黃圖白虎通蔡邕應劭等咸稱九室以象九
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天而祭故室不
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其用
安在今聖朝欲尊道訓民脩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爲永制至如廟
學之嫌臺沼之雜袁準之徒已論正矣遺論俱在不復須載尋以
本官行東郡太守遷前軍將軍行夏州事好立條教所在有績轉
太子僕射遷廷尉少卿加征虜將軍卒贈右將軍濟州刺史初軌
深爲郭祚所知祚常謂子景尚曰封軌高緯二人並幹國之才必
應遠至吾平生不妄進舉而每薦此二公非直爲國進賢亦爲汝
等將來之津梁也其見重如此軌既以方直自業高緯亦以風槩
立名尚書令高肇拜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
遽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軌以務
德慎言修身之本姦回讒佞世之巨害乃爲務德慎言遠佞防姦
四戒文多不載

軌長子偉伯字君良博學有才思弱冠除太學博士每朝廷大議
偉伯皆預焉雅爲太保崔光僕射游肇所知賞太尉清河王懌辟
參軍事懌親爲孝經解詁命偉伯爲難例九條皆發起隱漏偉伯
又討論禮傳詩易疑事數十條儒者咸稱之尋將經始明堂廣集
儒學議其制度九五之論久而不定偉伯乃搜檢經緯上明堂圖
說六卷正光末尚書僕射蕭寶夤以爲關西行臺郎及寶夤爲逆
偉伯乃與南平王冏潛結關中豪右韋子粲等謀舉義兵事發見

宋隱
王憲
屈遵
張蒲
谷渾
公孫表
張濟
李先
賈奕
薛提

汲古閣 毛本

殺年三十六時人惜之永安中追贈散騎常侍征虜將軍瀛州刺史聽一子出身偉伯無子轉授第三弟翼偉伯撰封氏本錄六卷并詩賦碑誄雜文數十篇

偉伯弟業字君修奉朝請領殿中侍御史早卒

業弟翼字君贊美容貌腰帶十圍以兄偉伯立節之勳除給事中後加揚烈將軍武定初卒

翼弟述字君義武定末廷尉少卿

述弟詢字景文尚書起部郎

史臣曰高敬侯才鑒明遠見機而作身名俱劭世載人英天所贊也崔逞文學器識當年之俊慮遠忽微俱以禍蹟有茲休烈厥世不延封懿獲全爲幸回乃克光家世不乏人矣

魏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終

甄氏毛鳳苞氏圖宋印

宋隱字處默西河介休人也曾祖奭晉昌黎太守後爲慕容廆長
史祖活中書監父恭尚書徐州刺史慕容儁徙鄴恭始家於廣平
列人焉隱性至孝年十三便有成人之志專精好學不以兵難易
操仕慕容垂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本州別駕太祖平中山拜隱
尚書吏部郎車駕還北詔隱以本官輔衛王儀鎮中山尋轉行臺
右丞領選如故屢以老病乞骸骨太祖不許尋以母喪歸列人既
葬被徵固辭以病而州郡切以期會隱乃棄妻子間行避焉後匿
於長樂之經縣數年而卒臨終謂其子姪等曰苟能入順父兄出
悌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則足矣不勞遠詣臺閣
恐汝不能富貴而徒延門戶之累耳若忘吾言是爲無若父也使
鬼而有知吾不歸食矣有五子

第三子溫世祖時徵拜中書博士卒追贈建威將軍豫州刺史列

入定侯

溫弟演顯祖初從征彭城有功拜明威將軍濟北太守

演子鮒字伯魚州別駕

隱弟輔字處仁少慷慨有大操博覽羣書州辟別駕早卒

隱叔父洽爲慕容垂尚書太祖之圍中山也洽率所領專守北圍
當洽所統官軍多被傷殺太祖特深忿恨及城平遂殺之子順訓
並下廷尉刑洽第四子宣字道茂時年數歲親人竊逃以免後與范
陽盧玄渤海高允及從子愔俱被徵拜中書博士壽兼散騎常侍
使劉義隆加冠軍將軍賜爵中都侯領中書侍郎行司隸校尉真
君七年卒贈司隸諡簡侯

子謨字乾仁襲爵卒於遼西太守

子鸞字珍和襲爵東莞太守

鸞弟瓊字普賢少以孝行稱母曾病季秋之月思瓜不已瓊夢想見之求而遂獲時人稱異母終州郡屢辟皆不就卒於家

子仲美武定末尚書水部郎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也祖猛荷堅丞相父休河東太守憲幼孤隨伯父永在鄴苻丕稱尊號復以永爲丞相永爲慕容永所殺憲奔清河匿於民家皇始中與駕次趙郡之高邑憲乃歸誠太祖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以爲本州中正領選曹事兼掌門下世祖即位行廷尉卿出爲上谷太守加中壘將軍賜爵高唐子清身率下風化大行尋拜外都大官後爲中都歷任二曹斷獄稱旨進爵劇縣侯加龍驤將軍出爲并州刺史加安南將軍進爵北海公境內清肅及還京師以憲元老特賜錦繡布帛綵珍羞禮膳天安初卒年八十九贈鎮南將軍青州刺史謚曰康

子崇襲早卒

子仲智襲歷中書侍郎安西將軍幽州刺史有清平之稱

崇弟凝字道長少以父任爲中書學生稍遷南部大夫高祖初出使巡察青徐克豫撫慰新附觀省風俗還遷南部尚書在任十四年時南州多事文奏盈几訟者填門凝性儒緩委隨不斷終日在坐昏睡而已李訢鄧宗慶等號爲明察勤理時務而二人終見誅戮餘十數人或黜或免唯凝卒得自保時人爲之語曰實癡實昏終得保存加散騎常侍右將軍賜爵東平侯未幾拜安東將軍進爵樂安公出爲持節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改爲華山公散騎常侍如故後入爲內都大官卒

子祖念襲爵官至東平太守例降爵爲侯卒贈寧朔將軍光州刺史

子慶鍾襲爵給事中貪穢無行坐事爵除祖念弟雲字羅漢頗有
風尚自尚書郎入爲中書舍人轉司州別駕光祿少卿改授衛尉
少卿出爲冠軍將軍尚書兗州刺史尋進號征虜將軍在州坐受
所部荆山戍主杜虞財貨又取官絹因染割易御史糾劾付廷尉
遇赦免熙平二年卒官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文昭有九子
長子昕字元景武定末太子詹事
昕弟暉字元旭早稱機悟歷尚書儀曹郎中書舍人贈散騎常侍
鎮軍將軍兗州刺史
暉弟昕字仲明祕書郎司徒主簿天平中爲盜所害
昕遵字子皮昌黎徒河人也博學多藝名著當時爲慕容永尚書
僕射武垣公永滅垂以爲博陵令太祖南伐車駕幸魯口博陵太
守申永南奔河外高陽太守崔玄伯東走海濱屬城長吏率多逃

竄遵獨告其吏民曰往年寶師大敗今茲垂征不還天之棄燕人
弗支也魏帝神武命世寬仁善納御衆百萬號令若一此湯武之
師吾欲歸命爾等勉之勿遇嘉運而爲禍先遂歸太祖太祖素聞
其名厚加禮焉拜中書令出納王言兼總文誥中原既平賜爵下
蔡子從駕還京師卒時年七十
子須襲除長樂太守加鎮遠將軍進爵信都侯卒贈寧北將軍昌
黎公謚曰恭
少子處珍襲爵處珍卒
子車渠襲爵高祖初出爲東陽鎮將卒贈青州刺史謚曰莊
須長子垣字長生沈深有局量少慕家業尤善書計太祖初給事
諸曹太宗世遷將作監統京師諸署世祖即位稍遷尚書右僕射
加侍中以破平涼功賜爵濟北公加平南將軍後轉中領軍恭宗

在東宮垣領太子少傅後督諸軍東伐進號鎮東大將軍師次和龍馮文通致牛酒以犒軍獻甲三千垣責其不送侍子數之以王命遂掠男女六千口而還垣在官公正內外稱其平當世祖信任之委以大政車駕出征常居中留鎮與襄城公盧魯元俱賜甲第世祖數臨幸賞賜隆厚真君四年薨馬卒時年五十五時世祖幸陰山恭宗遣使乘傳奏狀世祖甚悼惜之謂使人曰汝等殺朕良臣何用乘馬遂令步歸贈征西大將軍謚曰成公

長子觀早卒世祖愍之賜其子男爵觀弟道賜襲祖爵

道賜少以父任內侍左右稍遷主客進爲尚書加散騎常侍善騎射機辯有辭氣世祖甚器之從征蓋吳還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還至雁門暴疾卒謚曰哀公子拔襲爵

拔少好陰陽學世祖追思其父祖年十四以爲南部大夫時世祖南伐擒劉義隆將胡盛之以付拔拔酒醉不覺盛之逃去世祖大怒命斬之將伏鑕世祖愴然曰若鬼而有知長生問其子孫朕何以應之乃赦拔免爲散大夫後顯祖以其功臣子拜營州刺史卒

子永興襲爵

張蒲字玄則河內修武人本名謨後改爲蒲漢太尉廷之後父攀慕容垂御史中丞兵部尚書以清方稱蒲少有父風頗涉文史以端謹見知爲慕容寶陽平河間二郡太守尚書左丞太祖定中山寶之官司敘用者多降品秩既素聞蒲名仍拜爲尚書左丞天興中以蒲清謹方正遷東部大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宗即位爲內都大官賜爵泰昌子參決庶獄私謁不行號爲公正太常初丁零翟猛雀驅逼吏民入白嶼山謀爲大逆詔蒲與冀州刺史長孫道生等往討道生等欲徑以大兵擊之蒲曰良民所以從猛雀者非樂

亂而爲皆逼凶威彊服之耳今若直以大軍臨之吏民雖欲返善其道無由又懼誅夷必并勢而距官軍然後入山恃阻誑惑愚民其變未易圖也不如先遣使喻之使民不與猛雀同謀者無坐則民必喜而俱降矣道生甚以爲然具以奏聞太宗詔蒲軍前慰喻乃下數千家還其本屬蒲皆安集之猛雀與親黨百餘人奔逃蒲與道生等追斬猛雀首送京師劉裕寇竊河表以蒲爲南中郎將南蠻校尉隸平南大將軍長孫嵩徃禦之裕入長安乃還後改爲壽張子與安平公叔建將兵自平原東渡徇下劉義符青兗諸郡詔加陳兵將軍濟州刺史又與建攻青州不尅而還世祖即位以蒲清貧妻子衣食不給乃出爲相州刺史扶弱抑彊進善黜惡教化大行始光三年卒於州年七十二吏民痛惜之蒲在謀臣之列屢出爲將朝廷清論常爲稱首贈平東將軍廣平公謚曰文恭子昭有志操天興中以功臣子爲太學生太宗即位爲內主書後襲父爵神麚中從征蠕蠕以功進爵修武侯加平遠將軍延和二年出爲幽州刺史開府加寧東將軍時幽州年穀不登州廩虛罄民多菜色昭謂民吏曰何我之不德而遇其時乎乃使富人通濟貧乏車馬之家糴運外境貧弱者勸以農桑歲乃大熟士女稱頌之在任三年卒

子昶襲爵早卒

昶弟靈符眞君八年補中書博士和平中咸陽郡民趙昌聚黨作逆百姓騷動詔靈符宣旨慰喻民乃復業天安初遷中書侍郎賜爵昌國子延興中使南豫州觀察風俗太和四年除建威將軍廣平太守還爲尚書左丞司州大中正後除鎮遠將軍齊州刺史十六年轉光州刺史加立忠將軍卒

谷渾字元沖昌黎人也父袁脊力兼人彎弓三百斤勇冠一時仕慕容垂至廣武將軍渾少有父風任俠好氣以父母在常自退抑晚乃折節受經業遂覽羣籍被服類儒者太祖時以善隸書爲內侍左右太宗世遷前鋒將軍從幸河南還以選給事東宮世祖卽位爲中書侍郎加振威將軍從征赫連昌爲驍騎將軍遷侍中安南將軍領儀曹尚書賜爵濮陽公渾正直有操行性不苟合趣舍不與已同者視之蔑如也然反重舊故不以富貴驕人時人以此稱之在官廉直爲世祖所器重詔以渾子孫十五以上悉補中書學生延和二年春卒世祖悼惜之親臨其喪贈賜豐厚謚曰文宣

子闡字崇基小字長命襲爵少侍東宮稍遷平南將軍相州刺史入爲外都大官延興四年卒謚曰簡公

闡弟季孫襲爵中書學生入爲祕書中散遷中部大夫出爲吐京鎮將

闡子洪字元孫少受學中書世祖以洪機敏有祖風令入授高宗經高宗卽位以舊恩爲散騎常侍南部長遷尚書賜爵榮陽公洪性貪奢僕妾衣服錦綺貲累千金而求欲滋劇時顯祖舅李峻等初至京師官給衣服洪輒截沒爲有司所糾并窮其前後贓罪坐以伏法

子頼青州征東大將軍廣陵王羽田曹參軍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尚書郎加威遠將軍除員外散騎常侍尋轉中散大夫大軍伐蜀時益州刺史傳豎眼出爲別將以擬權行州事後除假節鎮遠將軍涼州刺史不行改授太府少卿又加前將軍神龜二年卒贈平東將軍營州刺史謚曰貞

長子纂字靈紹頗有學涉解禍太學博士領侍御史稍遷著作郎

司州治中黃門郎散騎常侍又爲侍中兼殿中尚書遷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營州大中正纂前爲著作又監國史不能有所緝綴纂弟士恢字紹達少好琴書初爲世宗挽郎除奉朝請正光中入付甚爲肅宗寵待元义之出靈太后反政紹達預有力焉遷諫議大夫俄轉通直散騎常侍直閤將軍湯廬少卿封元城縣開國侯邑七百戸太后嬖幸鄭儼懼紹達閒構於帝每因言次導紹達爲州紹達虓寵不願出外太后誣其罪而殺之

公孫表字玄元燕郡廣陽人也遊學爲諸生慕容沖以爲尚書郎慕容垂破長子從入中山慕容寶走乃歸闕以使江南稱旨拜尚書郎後爲博士初太祖以慕容垂諸子分據勢要權柄推移遂至亡滅且國俗敦樸嗜欲寡少不可啟其機心而導其巧利深非之表承指上疏非書二十卷太祖稱善太宗初表參功勞將軍元屈軍事討叛京叛胡爲胡所敗表以先諫止屈太宗善之賜爵固安子河西饑胡劉虎聚結流民反於上黨南寇河內詔表討虎又令表與姚興洛陽戍將結期使備河南岸然後進軍討之時胡內自疑阻更相殺害表以其有解散之勢遂不與戍將相聞率衆討之法令不整爲胡所敗軍人大被傷殺太宗深銜之及劉裕征姚興兗州刺史尉建聞寇至棄滑臺北走詔表隨壽光侯叔孫建屯枋頭泰常七年劉裕死議取河南侵地太宗以爲掠地至淮滑臺等三城自然面縛表固執宜先攻城太宗從之於是以奚斤爲都督以表爲吳兵將軍廣州刺史斤等濟河表攻滑臺歷時不拔太宗乃南巡爲之聲援表等既尅滑臺引師西伐大破劉義隆將翟廣等於王樓遂圍虎牢車駕次汲郡始昌子蘇坦太史令王亮奏表置軍虎牢東不得利便之地故令城不時滅太宗雅好術數又積

前忿及攻虎牢士卒多傷乃使人夜就帳中縊而殺之時年六十四太宗以賊未退祕而不宣初表與渤海封愷友善後爲子求愷從女愷不許表甚銜之及封氏爲司馬國璠所逮太宗以舊族欲原之表固證其罪乃誅封氏表爲人外和內忌時人以此薄之表本與王亮同營署及其出也輕侮亮故至於死

第二子軌字元慶少以文學知名太宗時爲中書郎出從征討補諸軍司馬世祖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探把世祖乃親探金賜之謂軌曰卿可謂臨財不苟得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廉於衆人後兼大鴻臚持節拜氏王楊玄爲南秦王及境玄不郊迎軌數玄曰昔尉他踞據及陸賈至甯奉順故能垂名竹帛今君王無肅恭之禮非蕃臣也玄使其屬趙客子對曰天子以六合爲家軌非王庭是以敢詰人國然後受謁軌答曰大夫入境尚有郊勞而況王命者乎詰奉策以還玄懼詣郊受命軌使還稱旨拜尚書賜爵燕郡公加平南將軍及劉義隆將到彥之遣其部將姚縱夫濟河攻冶坂世祖慮更北入遣軌屯壺關會上黨丁零叛軌討平之出爲虎牢鎮將初世祖將北征發民驢以運糧使軌部詣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匹乃與受之百姓爲之語曰驢無遷弱輔春自壯衆共噉之坐徵還眞君二年卒時年五十一軌既死世祖謂崔浩曰吾行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爲受貨縱賊使至今餘姦不除軌之咎也其初來單馬執鞭返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丁零渠帥乘山罵軌軌怒取罵者之母以矛刺其陰而殺之曰何以生此逆子從下到擘分磔四支於山樹上以肆其忿是忍行不忍之事軌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而誅之軌終得娶于封氏生二子斌敞

斌襲爵拜內都大官正光二年卒贈幽州刺史

敞字文叔初爲東宮吏稍遷儀曹長賜爵陽平公時顯祖於苑內立殿敕中祕羣官制名敞曰臣聞至尊至貴莫崇於帝王天人挹損莫大於謙光伏惟陛下躬唐虞之德存道陋神逍遙物外宮居之名當協敞旨臣愚以爲宜曰崇光奏可後卒於南部尚書贈安東將軍幽州刺史謚曰宣敞妻崔浩弟女也生子良字遵伯聰明好學爲尚書左丞雅有幹用爲高祖所知遇

良弟衡字道津良推爵讓之仕至司直良以別功賜爵昌平子

子宗其襲

執弟質字元直有經義頗屬文初爲中書學生稍遷博士世祖征涼州留宜都王穆壽輔恭宗時蠕蠕乘虛犯塞候騎至於京師京師大震壽雅信任質以爲謀主質性好卜筮卜筮者咸云寇必不來故不謀備由質幾致敗國後深自督厲屢進讜言超遷尚書真

君九年卒追贈中護軍將軍光祿勳幽州刺史廣陽侯謚曰恭

第二子邃字文慶初爲選部吏以積勤稍遷南部長敷奏有稱遷南部尚書賜爵范陽侯加左將軍高祖詔邃與內都幢將上谷公張儉率衆討蕭賾舞陰戍後高祖與文明太后引見王公以下高祖曰比年方割畿內及京城三部於百姓頗有益否邃對曰先者人民離散主司猥多至於督察實難齊整自方割以來衆賦易辦實有大益太后曰諸人多言無益卿言可謂識治機矣詔禮陽被掠之兵有得還者賜絹二十匹邃奏爲貴賤等級高祖稱善依例降侯改爲襄平伯出爲使持節安東將軍青州刺史以邃在公遺迹可紀下詔褒述加鎮東將軍領東夷校尉刺史如故太和十九年卒於官高祖在鄴宮爲之舉哀時百度維新青州佐吏疑爲所

服詔曰今古時殊禮或隆殺專古也理與今違專今也大乖曩義當斟酌兩途商量得失吏民之情亦不可苟順也王簿近代相承服斬過葦便除可如故事自餘無服大成寥落可準諸境內之民爲齊衰三月

子同始襲爵卒於給事中

同始弟同慶篤厚廉慎爲司徒田曹參軍李崇驃騎府外兵參軍隨崇北征有方直之稱邃敞爲從父兄弟而敞才器小優又封氏之生崔氏之壻邃母雁門李氏地望縣隔鉅鹿太守祖李眞多識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當須好婚親二公孫同堂兄弟耳吉凶會集便有廢士之異

張濟字士度西河人也父千秋慕容永驍騎將軍永滅來奔太祖善之拜建節將軍賜爵成紀侯隨從征代累著功績登國末卒濟涉獵書傳清辯美儀容太祖愛之引侍左右與公孫表等俱爲行人拜散騎侍郎襲爵先是姚興遣將攻洛陽司馬德宗雍州刺史楊佺期遣使乞師於常山王遵遵以狀聞太祖遣濟爲遵從事中郎報之濟自襄陽還太祖問濟江南之事濟對曰司馬昌明兒子德宗代立所部州鎮迭相攻擊今雖小定君弱臣彊全無綱紀臣等既至襄陽佺期問臣魏初伐中山幾十萬衆臣答三十餘萬佺期曰魏國被甲戎馬可有幾匹臣答中軍精騎十有餘萬外軍無數佺期曰以此討羌豈足滅也又曰魏定中山徙幾戶於北臣答七萬餘家佺期曰治在何城臣答定都平城佺期曰有如許大衆亦何用城爲又曰魏帝爲欲久都平城將復遷乎臣答非所知也佺期聞朝廷不都山東貌有喜色曰晉魏通和乃在往昔非唯今日羌寇狡滑頻侵河洛夙夜憂危今此寡弱倉庫空竭與君便爲

一家義所無諱洛城救援仰恃於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其爲羌所乘寧使魏取臣等欲分向楊州佺期曰蠻賊互起水行甚難魏之軍馬已據滑臺於此而還從北道東下乃更便直晉之法制有異於魏今都督襄陽委以外事有欲征討輒便興發然後表聞令朝廷知之而已如其事勢不舉亦不承臺命太祖嘉其辭順乃厚賞其使許救洛陽後遷謁者僕射報使姚興以累使稱旨拜勝兵將軍頻從車駕北伐濟謀功居多賞賜奴婢百口馬牛數百羊二十餘口天賜五年卒

子多羅襲爵坐事除

李先字容仁中山盧奴人也本字犯高祖廟諱少好學善占相之術師事清河張御卿奇之仕苻堅尚書郎後慕容永聞其名迎爲謀主先勸永據長子城永遂稱制以先爲黃門郎祕書監垂滅永徙於中山皇始初先於井陘歸順太祖問先曰卿何國人先曰臣本趙郡平棘人太祖曰朕聞中山士廣民殷信爾以不先曰臣少官長安仍事長子後乃還鄉觀望民士實自殷廣又問先曰朕聞長子中有李先者卿其是乎先曰小臣是也太祖曰卿識朕不先曰陛下聖德膺符澤被八表龍顏挺特臣安敢不識太祖又問曰卿祖父及身官悉歷何官先對曰臣太父重晉平陽太守大將軍右司馬父奭石虎樂安太守左中郎將臣苻丕尚書右主客郎慕容永祕書監高密侯太祖曰卿既宿士屢歷名官經學所通何典爲長先對曰臣才識愚闇少習經史年荒廢忘十猶通六又問兵法風角鄉悉通不先曰亦曾習讀不能明解太祖曰慕容永時卿用兵不先曰臣時蒙顯任實參兵事太祖後以先爲丞相衛王府左長史從儀平鄴到義臺破慕容驎軍回定中山先每一進策所

向尅平車駕還代以先爲尚書右中兵郎太祖謂先曰今蠕蠕屢
來犯塞朕欲討之卿以爲何如先曰蠕蠕不識天命竄伏荒朔屢
來偷竊驚動邊民陛下神武威德遐振舉兵征之必將摧殄車駕
於是北伐大破蠕蠕賞先奴婢三口馬牛羊五十頭轉七兵郎遷
博士定州大中正太祖問先曰天下何書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
對曰唯有經書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又問曰天
下書籍凡有幾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備對曰伏羲創制帝王相承
以至於今世傳國記天文祕緯不可計數陛下誠欲集之嚴制天
下諸州郡縣搜索備送王之所好集亦不難太祖於是班制天下
經籍稍集太祖之討姚興於柴壁也問先曰興屯天渡平據柴壁
相爲表裏今欲殄之計將安出先對曰臣聞兵以正合戰以奇勝
如聞姚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及其未到之前遣奇兵先邀天
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裏以陛下神策觀時而動興欲進
不得退又乏糧夫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囚兵法所忌而興
居之可不戰而取太祖從其計興果敗歸太宗即位問左右舊臣
之中爲先帝所親信者有誰時新息公王洛兒對曰有李先者最
爲先帝所知太宗召先引見問曰卿有何功行而蒙先帝所識先
對曰臣愚細才行無聞適以忠直奉上更無異能太宗曰卿試言
舊事先對曰臣聞堯舜之教化民如子三王任賢天下懷服今陛
下躬秉勞謙六合歸德士女能言莫不慶抃俄而召先讀韓子連
珠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詔有司曰先所知者皆軍國大事
自今常宿於內賜先絹五十匹綵五十匹御馬一匹
拜安東將軍壽春侯賜隸戶二十二詔先與上黨王長孫道生率
師襲馮跋乙連城克之悉虜其衆乃進討和龍先言於道生曰宜

密使兵人人備青草一束長五尺圍用填城壍攻其西南絶其外
援勒兵急攻賊必可擒道生不從遂掠民而還後出爲武邑太守
有治名世祖即位徵爲内都大官神廳二年卒年九十五詔賜金
縷命服一襲贈定州刺史中山公謚曰文懿
子岡襲爵爲京兆濟陰二郡太守卒
子鍾葵襲爵降爲子

鍾葵弟鳳子鳳子弟虬子並中書博士
鳳子子預字元愷少爲中書學生聰敏彊識涉獵經史太和初歷
祕書令齊郡王友出爲征西大將軍長史帶馮翊太守積數年府
解罷郡遂居長安每美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
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稍得麤黑者亦篋盛以還而至家觀
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爲屑日服食之餘多惠人後預及聞

者更求於故處皆無所見馮翊公源懷等得其玉琢爲器佩皆鮮
明可寶預服經年云有效驗而世事寢食不禁節又加之好酒損
志及疾篤謂妻子曰服玉屑居山林排棄嗜欲或當大有神力而
吾酒色不絶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勿便速殯
令後人知餐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尸四宿而體色
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含之口閉常謂之曰君自云餐玉有
神驗何故不受含也言訖齒啟納珠因噓屬其口都無穢氣舉斂
於棺堅直不傾委死時猶有遺玉屑數斗（一作升）棄盛納諸棺中初天興
中先子密問於先曰子孫永爲魏臣將復事他主也先告曰未也
國家政化長遠不可卒窮自皇始至齊受禪實百五十餘歲矣
賈棄字彦倫本武威姑臧人也六世祖敷魏幽州刺史廣川都亭
侯子孫因家焉父爲苻堅鉅鹿太守坐訕謗繫獄憂年十歲詣長

安詒父獲申遠近歎之僉曰此子英俊賈誼之後莫之與京弱冠爲慕容垂驃騎大將軍遼西王農記室參軍太祖先聞其名嘗遣使者求婞於垂垂遣其太子寶來寇大敗於參合陂執婞及其從兄代郡太守潤等太祖即位拜尚書左丞參預國政加給事中於鄴置行臺與尚書和跋鎮鄴招携初附久乃召還天賜末婞請詣温湯療病爲叛胡所拘執送於姚興積數年道歸又爲屈丐所執與語悦之拜祕書監年六十一卒世祖平赫連昌子秀迎其尸柩葬於代南

秀歷中書博士遷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揚烈將軍賜爵陽都男本州大中正恭宗崩以爵還第既而掌吏曹事高宗以秀東宮舊臣進爵陽都子加振威將軍時丞相乙渾擅作威福多所殺害渾妻庾姓而求公主之號屢言於秀秀默然渾曰公事無所不從我請公主不應何意秀慷慨大言對曰公主之稱王姬之號尊寵之極非庾族所宜若假竊此號當必自咎秀寧死於今朝不取笑於後日渾左右莫不失色爲之震懼而秀神色自若渾夫妻默然含忿他日乃書太醫給事楊惠富臂作老奴官慳字令以示秀渾每欲伺隙陷之會渾伏誅遂得免難秀執正守志皆此類也時秀與中書令渤海高允俱以儒舊見重於時皆選擬方岳以詢訪見留各聽長子出爲郡守秀辭曰爰自愚微承乏累紀少而受恩老無成效恐先草露無報殊私豈直無功之子超齊先達雖仰感聖慈而俯深驚懼乞收成命以安微臣遂固讓不受自始及終歷奉五帝雖不至大官常掌機要而廉清儉約不營資産年七十三遇疾給醫藥賜几杖時朝廷舉動及大事不決每遣尚書高平公李敞就第訪決皇興三年卒贈本將軍冀州刺史武邑公謚曰簡

子儁字興隣襲爵拜祕書中散軍曹令出爲顯武將軍荆州刺史依例降爵爲伯先是上洛置荆州後改爲洛州在重山中民不知學儁乃表置學官選聰悟者以教之在州五載清靖寡事吏民亦安遷洛後儁朝京師賞以素帛景明初卒贈本將軍光州刺史

子叔休襲爵除給事中卒

子興襲爵

興弟賓歷尚書郎以清素稱出爲黎陽太守卒官

潤曾孫禎字叔願學涉經史居喪以孝聞太和中爲中書博士副中書侍郎高聰使於江左還以母老患瓠過家定省坐免官久之徵爲京兆王愉郎中令行洛陽令轉治書侍御史國子博士加威遠將軍行魯陽太守清素善撫接得百姓情稍遷司徒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加冠軍將軍正光中卒贈平北將軍齊州刺史

子子儒司空田曹參軍

禎兄子景儁亦以學識知名奉朝請遷京兆王愉府外兵參軍愉起逆於冀州將授其官景儁不受愉殺之永平中贈東清河太守謚曰貞

景儁弟景興清峻鯁正少爲州主簿遂栖遲不仕後葛榮陷冀州爲榮所虜稱疾不拜景興每捫膝而言曰吾不負汝以不拜葛榮故也

薛提太原人也皇始中補太學生拜侍御史累遷散騎常侍太子太保賜爵歷陽侯加晉兵將軍出爲鎮東大將軍冀州刺史進爵太原公所在有聲績徵爲侍中治都曹事世祖崩祕不發喪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匹等議以爲皇孫幼沖宜立長君徵泰王翰置之祕室提曰皇孫有世嫡之重民望所係春秋雖少令問聞於天下成王孝昭所以隆周漢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必不可延等猶

豫未決中常侍宗愛知其謀矯皇后令徵提等入遂殺之
提弟浮子高宗即位以提有謀立之誠詔襲兄爵太原公有司奏
降爲侯皇興元年卒
提孫令保太和中襲爵歷陽侯
史臣曰宋隱操行貞白遺略榮利王憲名祖之孫老見優禮屈遵
學藝知機垣乃向量受遇張蒲谷渾文武爲用人世仍顯公孫表
初則一介見知終以輕薄致戾軼始受授金之賞末陷財利之徵
鮮克有終固不虛也張濟使於四方有延譽之美李先學術嘉謀
荷遇三世賈秦早播時學秀則不畏彊禦薛提正議忠謀見害姦
閹悲夫

魏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一　終

此傳全寫高氏小史疑 收書亡而後人補之史臣語亦悉出北史諸論合而成文然頗詳備與本史小史它卷略同豈非小史全載本史乎

魏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二

王洛兒
車路頭
盧魯元
陳建
萬安國

王洛兒京兆人也少善騎射太宗在東宮給事帳下侍從遊獵夙夜無怠性謹愿未嘗有過太宗嘗獵於灤南乘氷而濟氷陷沒馬洛兒投水奉太宗出岸水沒洛兒始將凍死太宗解衣以賜之自是恩寵日隆天賜未太宗出居於外洛兒晨夜侍衛無須臾違離恭勤發於至誠元紹之逆太宗左右唯洛兒與車路頭而已晝居

山嶺夜還洛兒家洛兒隣人李道潛相奉給晨昏往復衆庶頗知
喜而相告紹聞收道斬之洛兒猶冒難往返京都通問於大臣大
臣遂出奉迎百姓奔赴太宗還宮社稷獲全洛兒有功焉太宗即
位拜散騎常侍詔曰士處家必以孝敬爲本在朝則以忠節爲先
不然何以立身於當世揚名於後代也散騎常侍王洛兒車路頭
等服勤左右十有餘年忠謹恭肅久而彌至未嘗須臾之頃有廢
替之心及在艱難人皆易志而洛兒等授命不移貞操踰懇雖漢
之樊灌魏之許典無以加焉勤而不賞何以奬勸將來爲臣之節
其賜洛兒爵新息公加直意將軍又追贈其父爲列侯賜僮隷五
十戶永興五年卒贈太尉建平王賜温明祕器載以輼輬車使殿
中衛士爲之導從太祖親臨哀慟者數四焉乃鴆其妻周氏與洛
兒合葬

子長成襲爵卒無子
弟德成襲爵徙爲建城公加鎮遠將軍官至散騎常侍典作長安
眞君十一年卒
子定州襲爵降爲建陽侯安遠將軍後定州弟升爲侍御中散有
寵於顯祖以祖父洛兒著勳先朝詔復定州爵爲公高祖初爲長
安鎮將卒子陵襲升爵承明初遷監御長賜爵始新子加寧朔將
軍員外散騎常侍卒
車路頭代人也少以忠厚選給東宮爲太宗帳下帥善自修立謹
愼無過失天賜末太宗出於外路頭隨侍竭力及太宗即位拜爲
散騎常侍賜爵金鄉公加忠意將軍後改爲宣城公太宗性明察
羣臣多以職事遇譴至有杖罰故路頭優游不任事侍宿左右從
容談笑而已路頭性無害每至評獄處理常獻寬恕之議以此見

重於朝太宗亦敬納之寵待隆厚賞賜無數當時功臣親幸莫及
泰常六年卒太宗親臨哀慟贈侍中左衛大將軍太師宣城王謚
曰忠貞喪禮一依安成王叔孫俊故事陪葬金陵

子眷襲爵

盧魯元昌黎徒河人也曾祖副鳩仕慕容垂爲尚書令臨澤公祖
父並至大官魯元敏而好學寬和有雅度太宗時選爲通直郎以
忠謹給侍東宮恭勤盡節世祖親愛之及卽位以爲中書侍郎拾遺
左右寵待彌深而魯元益加謹肅世祖逾親信之內外大臣莫不
敬憚焉性多容納善與人交好掩人之過揚人之美由是公卿咸
親附之魯元以工書有文才累遷中書監領祕書事賜爵襄城公
加散騎常侍右將軍贈其父爲信都侯從征赫連昌世祖親追繫
之入其城門魯元隨世祖出入是日微魯元幾至危殆從征平涼
以功拜征北大將軍加侍中後遷太保錄尚書事世祖貴異之常
從征伐出入臥內每有平珍輒以功賞賜僮隸前後數百人布
以萬計世祖臨幸其第不出旬日欲其居近易於往來乃賜甲第
於宮門南衣食車馬皆乘輿之副真君三年冬車駕幸陰山魯元
以疾不從侍臣問疾送醫藥傳驛相屬於路及薨世祖甚悼惜之
還臨其喪哭之哀慟東西二宮命太官日送奠晨昏哭臨訖則備
奏鐘鼓伎樂輿駕比塋三臨之喪禮依安成王故事而贈送有加
贈襄城王謚曰孝塋於嶧山爲建碑闕自魏興貴臣恩寵無與爲
比子統襲爵

少子內給侍東宮恭宗深昵之常與臥起同衣食父子有寵兩宮
勢傾天下內性寬厚有父風而恭順不及正平初宮臣伏誅世祖
以魯元故唯殺內而厚撫其兄弟

統以父任侍東宮世祖以元勳陽平王杜超女南安長公主所生妻之車駕親自臨送太官設供具賜賚以千計高宗即位典選部主客二曹與安二年卒贈襄城王謚曰景無子

弟彌娥襲爵拜北鎮都將卒贈襄城王謚曰恭子興仁襲爵

陳建代人也祖渾太祖末爲右衛將軍父陽尚書建以善騎射擢爲三郎稍遷下大夫內行長世祖討山胡白龍意甚輕之單將數十騎登山臨嶮每日如此白龍乃伏壯士十餘處出於不意世祖墮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捍賊大呼奮擊殺賊數人身被十餘創世祖壯之賜戶二十高宗初賜爵阜城侯加冠軍將軍出爲幽州刺史假泰郡公高宗以建貪暴懦弱遣使就州罰杖五十高祖初徵爲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趙郡公建與侍中尚書晉陽侯元仙德殿中尚書長樂王穆亮比部尚書平原王陸敞密表曰皇天輔

德命集大魏臣等祖父翼贊初興勤過蜀漢誓固山河享茲景福寵辱休戚與國均焉臣以凡近識無遠達階藉先寵遂荷今任彼已之譏播於羣口仰感生成俯自策厲顧省駑鈍終於無益然飲氷驚寐實懷慙負至於願天高地厚何日忘之自永嘉之末封豕橫噬馬敞南據奄有荊楚及桓劉跋扈禍難相繼岱宗隔望秩之敬青徐限見德之風獻文皇帝髣龍飛道光率土干戚暫舞淮海從風車書既同華裔將一昊天不弔奄背萬邦竊聞劉昱天亡權臣殺害思正之民翹想罔極愚謂時不再來機宜易失毫分之差致悔千里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所謂見而不作過在介石者也宜簡雄將號令八方義陽王臣昶深悟存亡遠同孫氏苟歷運響從則吳會可定脫事有難成則振旅而返進可以揚義聲於四海退可以通德信於遐裔宜乘之會運鍾今日如合望聽乞速施行

脫忤天心願存臣表徐觀後驗賞罰隨焉高祖嘉之遷司徒征西
大將軍進爵魏郡王高祖與文明太后頻幸建第賜建妻宴於後
庭太和九年薨
子念襲爵爲中山守坐掠良人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遇赦免爵
除
萬安國代人也祖眞世爲酋帥恒率部民從世祖征伐以功除平
西將軍敦煌公轉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父振尚高陽長公主拜
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寧西將軍長安鎭將賜爵焉翊公安國少
明敏有姿貌以國甥復尚河南公主拜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顯
祖特親寵之與同臥起爲立第宅賞賜至巨萬超拜大司馬大將
軍封安城王安國先與神部長奚買奴不平承明初矯詔殺買奴
於苑中高祖聞之大怒遂賜安國死年二十三

子翼襲王爵太和十五年薨高祖以其父受寵先朝特贈并州刺
史
子纂字輔興襲依例降爲公世宗時起家司徒倉曹參軍遷南泰
平西府司馬護軍長史加右軍將軍正光二年卒贈假節征虜將
軍荆州刺史
子金剛襲武定末開府祭酒齊受禪爵例降有奚拔者世爲紇奚
部帥其父根皇始初率衆歸魏太祖嘉之尚堁成女生子拔卒於
尚書令拔尚華陰公主生子敬元紹之逆也主有功超授敬大司
馬大將軍封長樂王薨
子護襲爵拜外都大官太和中詔以護年邁既未致仕令依舊養
老之例卒子彦嗣根事迹遺落故略附云
史臣曰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成以誠至發衷竭節危難苟

非志烈過人亦何能以若此宜其生受恩遇殁盡哀榮至如安國
貴寵異於數子哉





崔浩

崔浩字伯淵清河人也白馬公玄伯之長子少好文學博覽經史
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爲通直
郎天興中給事祕書轉著作郎太祖以其工書常置左右太祖李
年威嚴頗峻宮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隱避目下之變浩
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太祖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
不爲窮通改節皆此類也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
太宗經書每至郊祠父子並乘軒軺時人榮之太宗好陰陽術數
聞浩説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浩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
浩綜覈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諸所處決多有應驗恒與軍國大謀

甚爲寵密是時有兎在後宮驗問門官無從得入太宗怪之命浩
推其咎徵浩以爲當有隣國貢嬪嬙者善應也明年姚興果獻女
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坦宋本作垣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國
家當治鄴應大樂五十年勸太宗遷都浩與特進周澹言於太宗
曰今國家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饑非長久之策也東州之人常
謂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算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
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間不便水土疾疫死
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
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慮阻隔恒代千里之險雖欲救援
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
出耀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震服此是國家威制
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

熟事則濟矣太宗深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復使中貴人問
浩澹曰今既糊口無以至來秋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等對
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來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
太宗從之於是分民詣山東三州食出倉穀以稟之來年遂大熟
賜浩澹妾各一人御衣一襲絹五十匹綿五十斤初姚興死之前
歲也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
入危亡之國將爲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太宗聞之大驚乃召
諸碩儒十數人令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
降于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祭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
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之與未皆王於秦
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
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

愛惑果出於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謡訛言國內謹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皆服曰非所及也泰常元年司馬德宗將劉裕伐姚泓舟師自淮泗入清欲泝河西上假道於國詔羣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關號曰天險一人荷戈萬夫不得進裕舟船步兵何能西入脫我乘其後還路甚難若北上河岸其行爲易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假其水道寇不可縱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又議之內朝咸同外計太宗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司馬休之之徒擾其荆州劉裕切齒衆久今興死子少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欲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今蠕蠕內寇民食又乏不可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東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使裕得關中縣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爲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鬬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夫爲國之計擇利而爲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之惠哉假令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與官軍爭守河北也居然可知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太宗遂從羣議遣長孫嵩發兵拒之戰於畔城爲裕將朱超石所敗師人多傷太宗聞之恨不用浩計二年司馬德宗齊郡太守王懿來降上書陳計稱劉裕在洛勸國家以軍絶其後路則裕軍可不戰而克書奏太宗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太宗問浩曰劉裕西伐前軍已至潼關其事得濟不浩對曰昔姚興好養虛名而

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以臣觀之克之必矣太宗曰劉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慕容垂乘父祖世君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階尺土之資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擢盧循等僭晉陵遲遂執國命裕若平姚而還必篡其主其勢然也秦地戎夷混并虎狼之國裕亦不能守之風俗不同人情難變欲行荊揚之化於三秦之地譬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走不可得也若留衆守之必資於寇孔子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今以秦之難制一二年間豈裕所能哉且可治戎束甲息民備境以待其歸秦地亦當終爲國有可坐而守也太宗曰裕已入關不能進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兵衆雖盛而將無韓白長孫嵩有治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太宗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輔少主慕容皝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太宗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小人管窺懸象何能見玄穹之廣大雖然太祖用漠北醇樸之人南入中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羲農齊烈臣豈能仰名太宗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奇爲姚氏封殖不思樹黨彊隣報讎雪恥乃結忿於蠕蠕背德於姚與撫竪小人無大經略正可殘暴終爲人所滅耳太宗大悅語至中夜賜浩御縹醪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旨也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漢而滅太宗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

今天下未一四方岳峙災咎之應將在何國朕甚畏之盡情以言勿有所隱咸共推誥令對誥曰古人有言矣災異之生由人而起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故人失於下則變見於上天事恒象百代不易漢書載王莽簒位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上下有序民無異望唯僭晉卑削主弱臣彊累世陵遲故桓玄逼奪劉裕秉權彗孛者惡氣之所生是爲僭晉將滅劉裕簒之之應也諸人莫能易誥言太宗深然之五年裕果廢其主司馬德文而自立南鎮上裕改元赦書時太宗幸東南湯滷池射鳧聞之驛召誥謂之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於今日始信天道初誥父疾篤誥乃剪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爲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襲爵白馬公朝廷禮儀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於誥誥能爲雜說不



長屬文而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蓋嘗之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文書以亂先王之教表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太宗恒有微疾怪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於誥曰春秋星孛北斗七國之君皆將有咎今茲日蝕於胃昴畢光趙代之分野朕疾彌年療治無損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將如之何其爲我設圖後之計誥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德以除災幸就平愈且天道懸遠或消或應昔宋景見災修德熒惑退舍願陛下遣諸嬖虞恬神保和納御嘉福無以闇昧之說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化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爲師傅左右信

臣簡在聖心者以充賓友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爲頤神養壽進御醫藥萬歲之後國有成王民有所歸則奸宄息望旁無覬覦此乃萬世之令典塞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子□（素宋本諱）年漸一周明敭温和衆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並待成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履霜堅氷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靡不由此太宗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命世祖爲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爲左輔坐東廂西面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爲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寮總已以聽焉太宗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悦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穆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崔浩博聞彊識精於

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於天下矣羣臣時奏所疑太宗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也會聞劉裕死太宗欲取洛陽虎牢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欵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丐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亦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若此則化被荆揚南金象齒羽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率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惡稔如其彊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太宗銳意南伐詰浩曰劉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爲不可浩固執曰興死二子交爭裕乃伐之

太宗大怒不從浩言遂遣奚斤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也
先略地也斤曰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守城苻氏攻襄陽經年
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尅挫損軍勢敵得徐嚴而
來我怠彼銳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斂租
穀滑臺虎牢返在軍北絶望南救必泓河東走若或不然卽是囿
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濟可先攻滑臺經時不拔表請
濟師太宗怒乃親南巡拜浩相州刺史加左光祿大夫隨軍爲謀主及車
駕之還也浩從太宗幸西河太原登慙高陵之上下臨河流傍覽
川域慨然有感遂與同寮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始皇漢武帝
之違失好古識治時伏其言天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治
亂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斂容無有懈倦既而歎美之曰斯言也
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皐綵也但世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

因謂浩曰吾行道隱居不營世務忽受神中之訣當兼修儒教輔
助泰平眞君繼千載之絶統而學不稽古臨事闇昧卿爲吾撰列
王者治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
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爲本世祖卽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
毀之世祖雖知其能不免羣議故出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而
問焉浩纖妍潔曰如美婦人而性敏達長於謀計常自比張良謂
已稽古過之旣得歸第因欲修服食養性之術而寇謙之有神中
錄圖新經浩因師之始光中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時議討赫連
昌羣臣皆以爲難唯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皆成鈎已其
占秦亡又今年五星併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
可失也世祖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襲其都城大獲而
還及世祖復討昌次其城下收衆僞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爲兩翼

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
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饑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
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
已離絶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世祖曰善分
騎奮擊昌軍大潰初太祖詔尚書郎鄧淵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
事體例未成逮于太宗廢而不述神龜二年詔集諸文人撰錄國
書浩及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黃輔等共參著作敘成國書三
十卷是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世祖世皆
不聽唯浩贊成策略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門侍郎
仇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淵徐辯說世祖曰今年已巳三陰之歲歲
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尅不利於上又羣臣
共贊和淵等云淵少時嘗諫苻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

人事都不和協何可舉動世祖意不決乃召浩令與淵等辯之浩
難淵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曰蝕修德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
刑大則陳諸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
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饑民流應在他
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爲東不妨北伐淵等俗生
志意淺近牽於小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
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
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
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也淵等慸而言曰蠕蠕荒外
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
得而制有何汲汲而苦勞士馬也浩曰淵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
刑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也何以

言之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滿朝列又高車號爲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與之進退非難制也且蠕蠕往數入國民吏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驚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淵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座淵等自以無先言慙赧而不能對世祖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師不可與謀信矣哉而保太后猶難之復令羣臣於保太后前評議世祖謂浩曰此等意猶不伏卿善曉之令

悟既罷朝或有尤浩者曰今吳賊南寇而舍之北伐行師千里其誰不知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賊之患危之道也浩曰不然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勞我息其勢然矣北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彊盛之時而欲以駑犢齒虎口也設令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備邊之軍耳夫見瓶水之凍知天下之寒營內一斷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也且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攻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星分望塵奔走牡馬護羣牝馬戀

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敝可一舉而滅甯勞永逸長久之利時不可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發曠世之謀如何止之陋矣哉公卿也諸軍遂行天師謂浩曰是行也如之何果可克乎浩對曰天時形勢必克無疑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及軍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車廬彌漫山澤蓋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矣世祖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果疑深入有伏兵勸世祖停止不追天師以浩鬒日之言固勸世祖窮討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爲乃焚燒穹廬科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山南走民畜窘聚方六十里中無人領統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徐四遁唯此得免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世祖深恨之大軍既還南賊竟不能動如浩所量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鉼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鉼畫紙作字以記其異世祖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美世祖爲舉匕箸或立嘗而旋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臥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賞謀謨之功世祖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匡予弼予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久可不深思卿言也因令歌工歷頌羣臣事在長孫道生傳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世祖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厓纖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跨於甲兵朕始時雖有征討之意而慮不自決前後克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也乃敕諸尚書曰凡軍國

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施行俄而南藩諸將表劉義
隆大嚴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民在
界上者絶其鄉導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
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震懼
常恐輕兵奄至臥不安席故先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
土下濕夏月蒸暑水潦方多草木深邃疾疫必起非行師之時且
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
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
擊之萬全之計勝必可克在朝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
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咸羣南征諸將聞而生羨
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披毛求瑕妄張賊勢冀得肆心既不獲
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存私爲國生事非忠臣也世祖從
浩議南鎮諸將復表賊至而自陳兵少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
漳水造船嚴以爲備公卿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馬楚
之魯軨韓延之等令誘引邊民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已南精
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劉族必舉國駭擾
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
衆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
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乘間深入虜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
計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虛聲而召實
害此之謂矣不可不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
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且楚之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
端坐視之故楚之徒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瓚才
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爲國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

之羣矣臣嘗聞魯軌說姚興求入荊州至則散敗乃不免蠻賊掠賣爲奴使禍及姚泓已然之效浩復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值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義隆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乘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爲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世祖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邪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賊來遂疾到彥之自清水入河泝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關世祖

聞赫連定與劉義隆懸分河北乃治兵欲先討赫連羣臣曰義隆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尅而義隆乘虛則失東州矣世祖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招連結焉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得見情見止望固河自守免爲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尅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西行勿疑平涼既平其日宴會世祖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符契初

無失矣後寇軍將軍安頡軍還獻南俘因說南賊之言云義隆敕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如浩所量世祖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浩計爲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遠矣至於歸終乃不能及遷浩司徒時方士祁纖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爲名欲以致禎吉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浩對曰先王建國以作蕃屏不應假名以爲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都所居在於其內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承用先是纖奏改代爲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天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置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士後稱爲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史當享萬億不待假名以爲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世祖從之是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世祖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宜軍往年北伐雖不尅獲實無所損於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常羸死恒不減萬乃不少於此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不圖大軍卒至必驚駭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且牧犍劣弱諸弟驕恣爭權縱橫民心離解加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涼成滅之國也世祖曰善吾意亦以爲然命公卿議之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釐降罪未甚彰謂宜羈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宜可小息又其地鹵斥略無水草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圍河以西至於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餘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

地無草又不任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世祖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纔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詆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耳聞不如目見吾曹目見何可共辨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世祖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羣臣乃不敢復言唯唯而已於是遂討涼州而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乃詔浩曰昔皇祚之興世隆北土積德累仁多歷年載澤流蒼生義聞四海我太祖道武皇帝協順天人以征不服應期撥亂奄有區夏太宗承統光隆前緒釐正刑典大業維新然荒域之外猶未賓服此祖宗之遺志而貽功於後也朕以眇身獲奉宗



廟戰戰兢兢如臨淵海懼不能負荷至重繼名丕烈故即位之初不遑寧處揚威朔裔掃定赫連逮於神麚始命史職汪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自爾已來戎旗仍舉秦隴克定徐兗無塵平逋寇於龍川討孽豎於涼域豈朕一人獲濟於此賴宗廟之靈羣公卿士宣力之效也而史闕其職篇籍不著每懼斯事之墜焉公德冠朝列言爲世範小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臺綜理史務述成此書務從實錄浩於是監祕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中潤色浩所總焉及恭宗始總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壽輔政事時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致異議世祖逾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潔等各欲回還後獲其生口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潔等之計過矣夫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

則可擒獲世祖以爲然乃分軍爲四道詔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潔恨計不用沮誤諸將無功而還事在潔傳世祖西巡詔浩與尚書順陽公蘭延都督行臺中外諸軍事世祖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世祖問浩曰今日可擊不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閒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碎若待明日恐其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世祖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世祖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對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復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平吳之後回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內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世祖不從乃渡渭南吳聞世祖至



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克世祖悔之後以浩輔東宮之勤賜繒絮布帛各千段著作令史太原閔湛趙郡郗標素諸事浩乃請立石銘刊載國書并勒所注五經浩替成之恭宗善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萬乃訖世祖薨於河西詔浩詣行在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帝患匈奴彊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勤農積穀爲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敝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爲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民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遷民入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此事問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彊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浩又上五寅元曆表曰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曆易

式九宮無不盡看至今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眞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述曆術者有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僞從眞宜改誤曆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曆今始成訖謹以奏呈唯恩省察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事在律曆志眞君十一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初郄標等立石銘刊國記浩盡述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往來行者咸以爲言事遂聞發有司按驗浩取祕書郎吏及長曆生數百人意狀浩伏受賕其祕書郎吏已下盡死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曜華采故時人未知逸妻王氏劉義隆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以爲得壻俄而女亡王深以傷恨復以少女繼婚逸及親屬以爲不可王固執與之逸不能違遂重結好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於廁中及浩幽執置之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之驗也初浩構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秉火燔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羣立而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寤而惡之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眞不善也非復虛事夫以火燔人暴之極也階亂兆禍復已招也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乎

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是而族浩既工書益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益以百數必稱馮代彊疑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爲模楷浩母盧氏誡孫也浩著食經敘曰余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修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亂饑饉仍臻饘疏糊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忘後生無知見而少不習業書乃占授爲九篇文辭約舉施而成章聰辨彊記皆此類也親沒之後值國龍興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鉉與參大謀賞獲豐厚牛羊益澤貲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則粱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文垂示來世始浩與冀州刺史頤滎陽太守模等年皆相次浩爲長次模次頤三人別祖而模頤爲親浩恃其家世魏晉公卿常侮模頤模謂人曰桃簡正可欺我何合輕我家周兒也浩小名桃簡頤小名周兒世祖頗聞之故誅浩時二家獲免浩既不信佛道模深所歸向每雖糞土之中禮拜形像浩大笑之云持此頭顱不淨處跪是胡神也

史臣曰崔浩才藝通博究覽天人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也屬太宗爲政之秋值世祖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謀雖益世威未震王末途邇近遂不自全豈鳥盡弓藏民惡其上將器盈必槩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魏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三　終

魏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四

李順

李順字德正趙郡平棘人也父系慕容垂散騎侍郎東武城令治有能名太祖定中原以系爲平棘令年老卒於家贈寧朔將軍趙郡太守平棘男順博涉經史有才策知名於世神瑞中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始光初從征蠕蠕以籌略之功拜後軍將軍仍賜爵平棘子加奮威將軍世祖將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略大謀今欲使總攝前驅之事卿以爲何如浩對曰順智足周務實如聖旨但臣與之婚姻深知其行然性果於去就不可專委世祖乃止初浩弟娶順妹又以弟子娶順女雖二門婚媾而浩崇輕順順又弗之伏也由是潛相猜忌故浩毀之至

統萬大破昌軍順謀功居右轉拜左軍將軍後征統萬遷前將軍
授之以兵昌出逆戰順督勒士衆破其左軍及克統萬世祖賜諸
將珍寶雜物順固辭唯取書數千卷世祖善之至京論功以順爲
給事黃門侍郎賜奴婢十五戶帛千匹又從擊赫連定於平涼三
秦平遷散騎常侍進爵爲侯加征虜將軍遷四部尚書甚見寵待
沮渠蒙遜以河西内附世祖欲精簡行人崔浩曰蒙遜稱蕃款著
河右若俾遐域流通殊荒畢至宜令清德重臣奉詔褒慰尚書李
順即其人也世祖曰順納言大臣固不宜先爲此使若蒙遜身執
玉帛而朝於朕復何以加之浩曰邢貞使吳亦魏之太常苟事是
宜無嫌於重爾日之行豈吳王入覲也世祖從之以順爲太常策
拜蒙遜爲太傅涼王使還拜使持節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
寧西將軍開府長安鎮都大將進爵高平公未幾復徵爲四部尚
書加散騎常侍延和初復使涼州蒙遜遣中兵校郎楊定歸白順
曰年衰多珍舊患發動腰脚不隨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
當相見順曰王之年老朝廷所知以王祇執臣禮別有詔旨豈得
自安不見上使也蒙遜翌日延順入至庭中而蒙遜箕坐隱几無
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是今則覆亡之
不恤而敢陵侮天地魂神逝矣何用見之將握節而出蒙遜使定
歸追順於庭曰太常既雅恕衰疾傳云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
自安耳若太常曰爾拜爾跽而不祇命斯乃小臣之罪矣順益怒
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王賜胙命曰伯舅無下拜而桓
公奉遵臣節降而拜受今君雖功高勳厚未若小白之勤朝廷雖
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如便偃蹇自大此乃速禍之道非圖久安
之計若朝廷震怒遂相吞滅悔何及哉蒙遜曰太常規之以古烈

懼之以天威敢不翹悚敬聽休命遂拜伏盡禮禮畢蒙遜曰夫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朝廷頃來征伐屢克境宇已博但當循理此民亦足興治然專務討擊恐不可常勝順曰昔太祖廓定洪基造有區夏太宗承統王業維新自聖上臨御志寧四海是以戎車屢駕親冒風霜滅赫連於三秦走蠕蠕於漠北闢土開邊隸首不紀僵屍載轍所在成觀除蕩暴虐存恤黎庶威震八荒聲被九域自古以來用兵之美未有今日之盛是以遐方荒俗之氓莫不翹足抗手斂衽屈膝天兵四臨昭德罰罪何云恃力夫聖王之用兵也征南蠻則北狄怨討西戎則東夷恨天子安得已哉蒙遜曰誠如來言則涼土之民亦願魏帝遠至何爲復遽驛告警不舍晝夜意君之所言殆爲虛事順曰苗民叛帝辭而親暴君有扈違后啟而從逆主咸懾逼於近地牽制於凶威自古而然豈獨涼民也順既使還世祖問與蒙遜復往之辭及蒙遜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又綏集荒凶遠人頗亦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讖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忠不信於是而甚禮者身之輿敬者行之本未有無禮不敬而能久享福祿以臣觀之不復周矣世祖曰若如卿言則效在無遠其子必復襲世襲世之後早晚當滅順對曰臣略見其子並非才俊能保一隅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若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僉云不逮殆天所用資聖明也世祖曰朕今方事於東未暇營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間不足爲晚且停前計以爲後圖既而蒙遜死問至世祖謂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犍立其何妙哉朕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匹廐馬一乘進號安西將軍龍待彌厚政之巨細無所不參崔浩

惡之順尼使涼州十有二返世祖稱其能而蒙遜數與順遊宴頗有悖慢之言恐順東還泄之朝廷等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釁得不聞徹浩知之密言於世祖世祖未之信太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及還世祖曰昔與卿密圖期之無遠但以頃年東伐未遑西顧在茀之間遂及於此今和龍既平三方無事比緝甲治兵指營河右掃蕩萬里今其時也卿往復積歲洞鑒廢興若朕此年行師當尅以不順對曰臣疇日所啟私謂如然但民勞既久未獲寧息不可頻動以增勞悴願待他年世祖從之五年議征涼州順議以涼州之水草不宜遠征與崔浩庭諍浩固執以爲宜征世祖從浩議及至姑臧甚豐水草世祖與恭宗書以言其事頗銜順後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浩曰臣之所言虛實皆如此類初蒙遜有西域沙門曇無讖微有方術世祖詔順令蒙遜送之京邑順受蒙遜金聽其殺之世祖克涼州後聞而嫌順涼土既平詔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涼州人徐桀發其事浩又毀之云順昔受牧犍父子重賂每言涼州無水草不可行師及陛下至姑臧水草豐足其詐如此幾誤國事不忠若是反言臣讒之於陛下世祖大怒眞君三年遂刑順於城西順死後數年其從父弟孝伯爲世祖知重居中用事及浩之誅世祖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亦未便至此由浩譖毀朕意也皇興初順子數等貴寵顯祖追贈順侍中鎭西大將軍太尉公高平王謚曰宣王妻邢氏曰孝妃順四子

長子數字景文眞君二年選入中書教學以忠謹給侍東宮又爲中散李訢盧遐度世等並以聰敏內參機密出入詔命數性謙恭加有文學高宗寵遇之遷祕書下大夫典掌要切加前軍將軍賜

爵平棘子後兼錄南部遷散騎常侍南部尚書中書監領內外祕書襲爵高平公朝政大議事無不關及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以彭城懸瓠降附于時朝議謂彼誠僞未可信保敷乃固執必然曰劉氏喪亂釁起蕭墻骨肉內離藩屏外叛今以皇朝之靈兵馬之力兼并之會宜在於今況安都珍奇識機歸命奉誠萬里小民元元企仰皇化今之事機安可復失於是衆議乃同遣師接援淮海寧輯敷有力焉敷既見待二世兄弟親戚在朝者十有餘人弟奕又有寵於文明太后李訴刻其惡罪二十餘條顯祖大怒皇興四年冬誅敷兄弟削順位號爲庶人敷從弟顯德妹夫廣平宋叔珍等皆坐闕亂公私同時伏法敷兄弟敦崇孝義家門有禮至於居喪法度吉凶書記皆合典則爲北州所稱美既至斯禍時人歎惜之

敷長子伯和次仲良與父俱死伯和走竄歲餘爲人執送殺之伯和有庶子孝祖年小藏免後敷妻崔氏得出宮養之至平涼太守

敷弟式字景則學業知名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西兗州刺史濮陽侯式自以家據權要心慮危禍常敕津吏臺有使者必先啟告然後渡之既而使人平曉卒至津吏欲先告式使者紿云我須南岸不停此州不煩令刺史知也津人信之與使俱渡使者既濟突入執式赴都與兄俱死

式子憲字仲軌清粹善風儀好學有器度太和初襲爵又降爲伯拜祕書中散稍遷散騎侍郎接對蕭衍使蕭琛范雲以母老乞歸養拜趙郡太守趙修與其州里修歸葬父母也牧守以下畏之累跡推憲不爲之屈時人高之轉授驍騎將軍尚書左丞長兼吏部郎中遷長兼司徒左長史定州大中正尋遷河南

尹參議新令於尚書上省永平三年出爲左將軍兗州刺史四年坐事除名後以黨附高肇爲御史所劾事具高聰傳正光二年二月肅宗講於國子堂召憲預聽又以子鸞爲國子生四年拜光祿大夫復本爵濮陽伯五年除持節安西將軍行雍州刺史尋除七兵尚書加撫軍將軍孝昌初元法僧據徐州反叛詔憲爲使持節假鎮東將軍徐州都督與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等討之會蕭衍遣其豫章王綜據彭城俄而綜降徐州既平詔遣兼黃門侍郎常景詣軍慰勞賜憲騅騮馬一匹仍除征東將軍揚州刺史淮南大都督二年蕭衍遣其平北將軍元樹右衛將軍胡龍牙護軍將軍夏侯亶等來寇壽陽樹等從下蔡軍於城之東北亶從黎漿而屯於城南憲謂不先破元樹等則夏侯亶無由可尅乃遣子長鈞率衆逆戰軍敗長鈞見執樹等乘之憲力屈以城降因求還國衍聽歸既至敕付廷尉三年秋憲女壻安樂王鑒據相州反靈太后謂鑒心懷劫脅遂詔賜憲死時年五十八永熙中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冀相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定州刺史謚曰文靜

子希遠字景沖早卒

子祖悛襲祖爵齊受禪例降

希遠兄長鈞與和中梁州驃騎府長史

希遠第二弟希宗字景玄出後憲兄性寬和儀貌雅麗涉獵書傳有文才起家太尉參軍事轉直後領侍御史遷通直散騎常侍尋爲東南道行臺郎珍右丞與諸軍討賊於彭沛克之轉齊獻武王大行臺郎中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獻武王擢爲中外府長史齊王納其第二女希宗以人望兼美深見禮遇

出行上黨太守尋而遘疾興和二年四月卒於郡年四十贈使持節都督定冀滄瀛殷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殷州刺史
謚曰文簡
長子祖昇武定末太子洗馬
希宗弟希仁字景山武定末國子祭酒兼給事黃門侍郎
希仁弟驎字希義博涉經史文藻富盛年十四國子學生以聰達見知歷大將軍府法曹參軍太宰府主簿轉中散大夫遷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常侍曾爲釋情賦曰單閼之年無射之月余承乏攝官直於本省對九重之清切望八襲之崢嶸感代序以長懷觀爽氣而軫慮籠樊之念既多寥廓之想彌切含毫有思斐然成賦猶潘生之秋興王子之登閣也厠鄭璞於周寶編魚目於隋珠未敢自同作者蓋亦各言爾志云荷峻極之層構導積石之洪流有

馬形而謨舜亦龍德而史周爰相趙之鴻劃遷藩魏之優遊爲衢樽於上葉號木鐸於前修若參龍之不隕似窮葉之世濟故抱玉而懷珠且滋蘭而樹蕙或舟楫以匡時或棟遲以卒歲尚無忝於先人諒貽厥於來裔書金冊以歲襚布銀繩而昭晰清風忽其緬邈啟皇祖於庚寅（李伯仁上東門銘曰上東少陽厥位在寅條風動物月傳孟春王武子詩曰於顯我王組乘斯民爰明有德嚴恭惟寅）迓軒教之方洽遇周命之惟新譬龍虎其有合信山川而降神若勝庭之五傑似不速之三人協嗜欲於將至登物色而方臻荷天寵以來儀步康衢而驟力如乾元之利貞若坤四之方直內弼諸於本朝外闢土於殊域乘紫氛以厲羽負青天而鼓翼既公侯之必復亦處緒之所融績並樹於八埏道俱升於二宮遂遵流以至海且因岳而爲嵩同羽儀於班氏均載德於楊公何日月之逾邁引寒暑而相終委音會於弱齒遺堂構於微躬嗟蒙昧之無取故告舍而

不及已濩落而少成又擁腫而無立愧精堅於百鍊慙忠信於十邑非珪璋之特達詎芳菲之易襲未砥礪以自進寧琢磨而成章乖宋子之萬字異應生之五行不請觀於石室豈借書於晉皇求班莊而不遂況蔡文之可望參四科其未獲入三選而誰許本無聲於梁魏故未聞於陳汝居玉石以多迷宅顯晦而乖所既無懷於四至安有情於再舉雖衣冠之末胄而世祿之緒餘等渤海之乘雁類九戚之逃魚處江淮而不變對朝市而閉居空闔門以靖軌非論道而修書少賓客於季彦謝朋交於太初在正光之御歷實明皇之拱已曾問政於上學著爲君而我齒叨閹人以望予遂陟降於庭止同崔騧之謁帝若謝蘭之來仕逮孝莊之入統乃道喪而時昏水羣飛於滇海火載燎於中原延膠船而越水若朽索而乘奔玉羊失而無御金雞亡而不存天步忽其多難橫流且其

云始既雲擾而海沸亦岳立而基峙睇三綱之日斃見四維之不理顧茂草以傷懷視匪車而思起雖風雨之如晦亮膠階而不已自牽役於宰朝實有懷於霄恥在下僚而栖屑願奮迅於泥滓瞻故鄉以臨睨悵有動於思歸越來流以鼓枻遡北風而結騑入成都之舊宅反觀津之故扉乃曲肱而不悶信抱甕而無機且耕而食且蠶而衣恒一日以自省亦三月而無違遊仁義之肴覈採墳素之精微誠因閒而養拙亦有樂於嘉肥及勾芒御節姑洗之首散遲遲於麗日發依依於弱柳鳥間關以呼庭花芬披而落牖聽乃越於笙簧望有踰於新婦襲成服以逍遙願良辰而聊厚乃席壠而踞石遂嘯傲而命偶同洛沂之五六似禊洛之八九或促膝以持肩或援笙而鼓缶賓奉萬年之觴主報千金之壽各笑語而卒獲傳禮儀於不朽斯蓋先民之所樂而余心之所守也至於少

吳爲帝庚辛處躍視墟里之蕭蕭過寒夜之綿綿積霜露於近援
起泫寥於遠天思多端以類長若臨水而登山幸出遊之或寫冀
觀濤之可蹋遂杖策緩步或漁或田弋鳧雁於清溪釣魴鯉於深
泉張廣幕布長筵酌濁酒割芳鮮起白雪於促柱奉綠水於危弦
賦湛露而不已歌騶駒而未旋跌蕩世俗之外疎散造化之間人
生行樂聊用永年悟枉下之稱工聞首陽之爲拙既有惜於菽懸
且自悲於井渫訪鄭詹之格言求季主之高說去衡門以策駟望
象魏而投轍服毳衣以從務乘大車而就列比汗海而無紀喻江
河而有缺眷重地而懼深念索米而慙結運有折於玉斗時忽亡
於金鏡始蒙塵以播蕩辛流竄而居鄭彼上天之降鑒實下民之
請命因艱難以隆基據殷憂而啟聖調南風以魚宸居北辰而爲
政創綴倫於九疇班平章於百姓喻繩契以論蹤援成昭而比盛
酌徙鎬之故典究遷亳之遺令奄四海以爲家開七百而增慶覩
禮樂之方隆信光華之始映百揆鬱以時序四門穆其惟清如得
人於漢世比多士於周庭有一匡以作指或十亂而爲楨各秉文
而經武故天平而地成伊余身之忝穢猶得再入於承明執綸言之
猶紱戴會弁之如星非巡潰以窺井信多惕而懷驚承周任之有
言攬老子之知足奉烟誠以周旋抱徽猷而與屬每有偃於唯塵
恒興言於寵辱思散髮以抽簪願全真而守朴聊疎傅以徘徊望
南公而躑躅冀鄙志之獲展庶微願之逢時歌致命而可卜詠歸
田而有期揖帝城以高逝與人事而長辭擊壤而頌結草而嬉援
巢父以戲頼追許子而升箕供暮餐於流瀣給朝餌於瓊芝同糟
醨而無別混名實而不治放言肆慾無慮無思何鷦鷯之可賦鴻
鵠之爲詩哉尋加散騎常侍殷州大中正鎮南將軍尚書左丞仍

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爵衍後坐事免論者以爲非罪騫嘗贈親友盧元明魏收詩曰幽棲多暇日總駕幸荒墌南瞻帶宮雉北睇渭流火時將末懸炭漸云輕寒風率已厲秋水寂無聲層陰蔽長野凍雨暗窮汀侶浴浮還沒孤飛息且驚三褫俄終歲一九曾未營閒居同洛涘歸身款武城稍旅原思蘧坐夢尹慤荊監河愛斗水蘇子惜餘明益州達反趣廷尉辯交情豈若忻蓬革收志偶沉寃後詔兼太府少卿尋除征南將軍給事黃門侍郎死於晉陽所著詩賦碑誄別有集錄贈本將軍太常殷州刺史齊受禪重贈使持節侍中都督殷滄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仍殷州刺史謚曰文惠

騫弟希禮字景節武定末通直散騎常侍

希達庶長兄劒興和中梁州驃騎府長史

式弟奕字景世美容貌有才藝草歷顯職散騎常侍宿衛監都官尚書安平侯與兄敷同死太和初文明太后追念奕兄弟乃誅李訢存問憲等一二家歲時賜以布帛

奕別生弟冏字道度少爲中散逃避得免太和中拜下大夫南部給事出爲龍驤將軍南豫州刺史還拜冠軍將軍尋除光祿大夫守度支尚書二十一年高祖幸長安冏以咸陽山河險固秦漢舊都古稱陸海勸高祖去洛陽而都之後高祖引見笑而謂之曰卿一昨有啟欲朕都此昔婁敬一說漢祖卽日西駕尚書今以西京說朕仍使朕不廢東輿當是獻可理殊所以今古相反耳冏對曰昔漢祖起於布衣欲藉喻以自固婁敬之言合於本旨今陛下百世重光德洽四海事同隆周均其職貢是以愚臣獻說不能上動高祖大悅其年冏卒賜錢二十萬布百匹朝服一具衣一襲冏性

鯁烈敢直言常面折高祖彈駁公卿無所回避百寮皆憚之高祖
常加優禮故車駕巡幸恒兼尚書右僕射雖才學不及諸兄然公
彊當世堪濟過之

子祐字長禧篤穆友于見稱於世歷位給事中尚書祠部郎相州
撫軍府長史司空從事中郎博陵太守所在亦以清幹著稱

祐弟太宇季寧涉獵書傳太尉行軍員外郎

順弟修基陳留太守卒

子探幽

探幽兄子洪鸞河間太守

洪鸞孫悕傑樂陵太守武定中以貪汙賜死

修基季弟惲字善祖小字藥囊少有高名為中書侍郎從世祖征
涼州戰沒時人咸惜焉初順與從兄靈從弟孝伯並以學識器業



見重於時故能砥礪宗族競各修尚靈與族叔詵族弟熙等俱被
徵事在高允高士頌

詵字令孫京兆太守詵後繼闕
秀林小名榼性彊直太和中自中書博士為頓丘相豪右畏之景
明初試守博陵郡批彊扶弱政以威嚴為名以母憂去職後為太
尉諮議參軍假節行荊州事拜司徒司馬加冠軍將軍定州大中
正太中大夫正光中卒年六十三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子裔字徽伯出後秀林兄鳳林裔初除汝南王悅常侍稍遷定州
別駕孝昌中為定州鎮軍長史加輔國將軍帶博陵太守於時逆
賊杜洛周侵亂州界尋假平北將軍防城都督賊既圍城裔潛引
洛周州遂陷沒洛周僭竊特無綱紀至於市令驛帥咸以為王呼
曰市王驛王乃封裔為定州王洛周尋為葛榮所滅裔仍事榮永

安初余朱榮既擒葛榮遂縶爵及高敖曹薛修義李無爲等於晉陽從榮至洛榮死乃免普泰初以爵爲持節散騎常侍安北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慰勞山東大使永熙中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齊獻武王大丞相諮議參軍天平初以預定策之功封固安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戶加征東將軍車駕遷鄴爲大行臺右丞留在洛陽監修宮殿尋除使持節大將軍陝州刺史四年八月宇文黑獺攻陷州城破執見害年五十詔贈使持節都督定冀瀛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定州刺史子直襲武定末司徒屬齊受禪例降

爵弟景義大司馬諮議參軍殷州大中正

景義弟伯穆武定末合州刺史

秀林從弟煥字仲文小字醜壞有幹用少與鄰道元俱爲李虔所



知自給事中轉治書侍御史恒州刺史穆泰據代都謀反高祖詔煥與任城王澄推治之煥先驅至州宣旨曉諭勿誅泰等景明初遷司空

事中郎蕭寶夤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歸附詔煥以本官爲軍師與楊大眼奚康生等率衆迎接煥至淮西叔業子植遣使送質煥等濟師入城撫慰民咸忻悅仍行揚州事賜爵容城伯軍還行河內郡事拜司徒右長史以荆蠻擾動敕煥兼散騎常侍慰勞之降者萬餘家除輔國將軍梁州刺史時武興氐楊集起舉兵作逆令弟集義邀斷白馬戍敕假煥平西將軍督別將石長樂統軍王祐等與軍司荀金養俱討之大破集起軍會秦州民呂苟兒反煥仍令長樂等由麥積崖赴援屬都督元麗至遂共平之時氐王楊定進猶據方山與苟兒影響煥密募氐趙芒路斬定進還朝遇患卒時年四十四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昭

子密武定中襄州刺史
秀林族子肅字彥邕歷奉朝請清河王懌郎中令稍遷洛陽令步
兵校尉員外常侍初諂附侍中元暉後以左道事侍中穆紹常裸
身被髮畫腹銜刀於隱屏之處爲紹求福故紹愛之延昌四年薦
肅爲黃門郎加光祿大夫肅爲性酒狂熙平初從靈太后幸江陽
王繼第肅時侍飲頗醉言辭不遜抗辱太傅清河王懌爲有司彈
劾靈太后怒之出爲章武內史歲餘遷右將軍夏州刺史卒贈左
將軍齊州刺史
肅從弟暾字景林有學識初除奉朝請太學博士司空主簿以母
憂去職服闋拜左軍將軍正光中元义以其弟羅爲青州刺史暾
爲羅平東府長史遷廷尉少卿殷州大中正孝昌二年冬卒年五
十七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宣

子慎武定中東平太守
暾從弟仲琁奉朝請定雍二州長史太尉諮議中散太中大夫東
郡汲郡二郡太守司徒左長史弘農太守先是宮牛二姓阻險爲
害仲琁示以威惠並即歸伏還除衛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仍除北
雍州刺史將軍如故轉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初遷都於鄴
以仲琁爲營構將作進號衛大將軍出除車騎大將軍兗州刺史
仲琁以孔子廟墻宇頗有頹毀遂改修焉還除將作大匠所歷並
清勤有聲年六十六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子希良侍御史
詵從子善犯孝靜諱趙郡太守
子顯進州主簿
顯進子映字輝道南安王國常侍光州征虜府王簿相州治中寧

朔將軍步兵校尉孝昌三年冬卒年四十二天平中贈通直散騎
常侍輔國將軍殷州刺史
子普濟武定中北海太守
映弟肯字仲遠奉朝請稍遷揚烈將軍奉軍都尉都督相州防城
別將以拒葛榮之勳賜爵趙郡公後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天平四年夏卒年五十七贈驃騎大將軍都官尚書定州刺史謚
曰貞
子惜襲武定末齊文襄王大將軍府記室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顯進弟恃顯位至左中郎將卒贈中壘將軍安州刺史恃顯養京
兆王愉妾楊氏為女愉改楊姓為李而親念恃顯恃顯子道舒與
愉同逆愉敗走免
第三子道璩武定末范陽太守

道璩弟道瓘少以父謚被刑位至中常侍
恃顯弟曄字季顯涉歷書史司徒行參軍稍遷濟州輔國府長史
坐兄事免後除尚書中兵郎遷冠軍中散大夫正光二年南荊州
刺史桓叔興驅掠城民叛入蕭衍衍資以兵糧令築谷陂城以立
洛州逼土山戍詔曄持節兼尚書左丞為行臺督諸軍討叔興大
破之乘勝拔谷陂叔興退走軍還仍除尚書左丞出除洛州刺史
將軍如故未拜卒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子暉寘美容貌寬和沉雅太學博士
暉寘弟山儒少而清立學涉羣書山儒少弟大蓋並早卒
曄族弟孝怡字悅宗中書學生相州高陽王雍王簿廣陵王羽掾
新蔡太守別將蕭寶夤長史從中山王英破蕭衍臨川王蕭宏於
梁城除朔州安北府長史又為中堅將軍相州鎮北府長史遷冠

軍將軍魏郡太守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據鄴起兵也孝怡陰結募城民與熙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荊之等率衆擒熙賞爵昌樂伯靈太后反政以孝怡又黨除名爲民後安樂王鑒鎮鄴起孝怡爲別將永安初除左將軍太中大夫仍爲防城都督以拒葛榮之勳賜爵趙郡公拜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永安三年行殷州事遷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武定六年卒 一有年字 八十

子思道儀同開府中兵參軍武城縣公

熙字仲熙神龍中與高允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轉侍郎以使沮渠有功賜爵元氏子加中壘將軍卒贈鎮東將軍豫州刺史謚曰貞

莊

子季主襲卒贈青州刺史謚曰貞

子遺元襲初除冀州趙郡王幹東閤祭酒累轉尚書左民郎中冀州京兆王愉功曹參軍帶扶柳令爲愉所親逼與同反愉敗遺元逃竄會赦乃雪復除兗州平東府長史後拜中堅將軍殷州征北將軍長史卒年六十三贈征北將軍定州刺史

子恃寧以父事被刑武定末官至中尹

恃寧弟子寧襲爵開府默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熙族孫蘭和自右軍將軍歷平陽渤海二郡太守

蘭和弟蘭集平昌太守

熙族孫同軌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多所治誦兼讀釋氏又好醫術年二十二舉秀才射策除奉朝請領國子助教轉著作郎典儀注脩國史遷國子博士加征虜將軍永熙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講說敕同軌論難音韻閑朗往復可觀出帝善之三年春釋菜詔延公卿學官於顯陽殿敕祭酒劉儼講孝經黃門李郁

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解大戴禮夏小正篇時廣招儒學引令
預聽同軌經義素優辯析兼美而不得軌經深爲慨恨太平中轉
中書侍郎與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蕭衍衍深躭釋學遂集名
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引同軌預席衍兼遣其臣
並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爲善盧景裕卒齊獻武王引
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嘉禮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
同軌夜爲解說四時恒爾不以爲倦武定四年夏卒年四十七時
人傷惜之齊獻武王亦殊嗟悼傳襚甚厚贈驃騎大將軍瀛州刺
史謚曰康

同軌兄義深武定中齊州刺史

同軌弟幼舉安德太守武定中以在郡貪汗輒召部曲還京師兼
市

幼舉弟之良有幹用前將軍尚書金部郎卒

之良弟稚廉武定末并州儀同開府長史

史臣曰李順器宇才識一時推重諒宣中國氣折外蕃所以世祖
垂心而崔浩側目敷式兄弟位望並高憲風度恢雅風重朝列而
遭隋有命報施俱爽嗚呼以茲盛德克廣其猷宗緒扶踈人位盛
顯可謂李雖舊族其世唯新矣

魏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五

司馬休之

司馬楚之

司馬景之

司馬叔璠

司馬天助

司馬休之字季豫本河内温人晉宣帝季弟譙王進（宋本作遜）之後也司馬敞僭立江南又以進（宋本作遜）子孫襲封至休之父恬爲司馬昌明鎮北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天興五年休之爲司馬德宗平西將軍荆州刺史爲桓玄逼逐遂奔慕容德劉裕誅玄後還建鄴裕復以休之爲荆州刺史休之頗得江漢人心劉裕疑其有異志而休之子

文思繼休之兄尚之爲譙王謀圖裕裕執送休之令自爲其所休之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謝神瑞中裕收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並殺之乃率衆討休之休之上表自陳於德宗與德宗鎮北將軍魯宗之宗之子竟陵太守軌等起兵討裕裕軍至江陵休之不能敵遂與軌奔襄陽裕復進軍討之太宗遣長孫嵩屯河東將爲之援時姚興征虜將軍姚成王寇軍將軍司馬國璠亦將兵救之不及而還休之遂與子文思及宗之等奔於姚興裕滅姚泓休之與文思及德宗河間王子道賜輔國將軍温楷竟陵内史魯軌荆州治中韓延之殷約平西參軍桓謐桓璞桓温孫道度道子渤海刁雍陳郡袁式等數百人皆將妻子詣嵩降月餘休之卒于嵩軍詔曰司馬休之率其同義萬里歸誠雅操不遂中年殞喪朕甚愍焉其追贈征西大將軍右光祿大夫謚始平聲公

文思與淮南公國璠池陽子道賜不平而爲親之引與飲宴國璠性疏直因酒醉遂語文思言已將與温楷及三城胡酋王珍曹栗等外叛因説京師豪彊可與爲謀數十人文思告之皆坐誅以文思爲廷尉卿賜爵鬱林公善於其職聽訟斷獄百姓不復匿其情劉義隆遣將裴方明擊楊難當於仇池世祖以文思爲假節征南大將軍進爵譙王督洛豫諸軍南趣襄陽邀其歸路還京爲懷朔鎮將興安初薨

子彌陁襲爵以選尚臨涇公主而辭以先取毗陵公寶瑾女與瑾並坐祝詛伏誅

司馬楚之字德秀晉宣帝弟太常馗之八世孫父榮期司馬德宗梁益二州刺史爲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楚之時年十七迭父喪還丹楊值劉裕誅夷司馬戚屬权父宣期兄貞之並爲所殺楚之乃

亡匿諸沙門中濟江自歷陽西入義陽竟陵蠻中及從祖荆州刺史休之爲裕所敗乃亡於汝頴之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與司馬順明道恭等所在聚黨及劉裕自立楚之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劉裕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自來因欲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齎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爲裕所忌憚願不輕率以保全爲先楚之歎曰若如來言雖有所防恐有所失謙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之心皆此類也太宗末山陽公奚斤略地河南楚之遣使請降因表曰江淮以北聞王師南首無不抃舞思奉德化而逼於寇逆無由自致臣因民之欲請率募義爲國前驅今皆白衣無以制服人望若蒙偏裨之號假王威以唱義則莫不率從於是假楚之使持節征南將軍荆州刺史奚斤既平河南以楚之所率戶民分置汝南南陽南頓新蔡四郡以益豫州世祖初楚之遣妻子內居於鄴尋徵入朝時南藩諸將表劉義隆欲入爲寇以楚之爲使持節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頴州以距之其長史臨邑子步還表曰楚之渡河百姓思舊義衆雲集汝頴以南望風翕然回首革面斯誠陛下應天順民聖德廣被之所致也世祖大悅璽書勞勉賜前後鼓吹義隆將到彭之泝河而西刻守南岸至於潼關及彭之等退走楚之破其別軍於長社又與冠軍將軍安頡攻滑臺拔之擒義隆將朱脩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浮萬餘人上疏曰臣奉命南伐受任一方而智力淺短誠節未效所以夙夜憂惶忘寢與食臣屢遣人至荆揚所在陳說具論天朝盛化之美莫不忻承聖德傾首北望而義隆兄弟知人情搖動遣臣私讎順爲司州刺史統淮北七郡代垣苗

守懸瓠自輦洛滑臺敗散以來義隆恥其敗北多加罪罰到彥之削位退同卒伍殺姚縱夫於壽春斬竺靈秀於彭城王休元託疾檀道濟斥放凡在心腹悉懷疑阻民怨臣猜可謂今日臣聞平殄寇逆必乘戰勝之威建立功勳亦因離貳之勢伏惟陛下聖德膺符道光四海神旌所指莫不摧服其未賓者義隆而已今天網遐舉殊方仰德固宜掃清東南齊一區宇使濟濟之風被於江漢世祖以兵久勞不從以散騎常侍徵還從征涼州以功賜隸戶一百義隆遣將裴方明胡崇之寇仇池以楚之爲假節與淮陽公皮豹子等督關中諸軍從散關西入擊走方明擒崇之仇池平而還車駕伐蠕蠕詔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楚之等以絕糧運蠕蠕乃遣奸覘入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覘賊截之以爲驗耳賊將至矣即使軍人伐柵爲城水灌之令凍城立而賊至氷峻城固不可攻遍賊乃走散世祖聞而嘉之尋拜假節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王如故在邊二十餘年以清儉著聞和平五年薨時年七十五高宗悼惜之贈都督梁益秦寧四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揚州刺史謚貞王陪葬金陵

長子寶胤與楚之同入國拜中書博士雁門太守卒

楚之後尚諸王女河内公主生子金龍字榮則少有父風初爲中書學生入爲中散顯祖在東宮擢爲太子侍講後襲爵拜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徵爲吏部尚書太和八年薨贈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謚康王贈絹一千匹金龍初納太尉隴西王源賀女生子延宗次纂次悅後娶沮渠氏生徽亮即河

南王沮渠牧犍女世祖妹武威公主所生也有寵於文明太后故以徽亮襲例降爲公坐連穆泰罪失爵延宗父亡後數年卒

子裔字承業世宗時悅等爲裔理嫡還襲祖爵位至後軍將軍卒贈征虜將軍洛州刺史

子藏襲齊受禪例降

纂字茂宗中書博士歷司州治中別駕河內邑中正永平元年卒贈鎮遠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肅

子澄字元鏡司州秀才司空功曹參軍給事中卒贈龍驤將軍夏州刺史

澄弟仲粲武定中尚書左丞

悅字慶宗自司空司馬出爲立節將軍建興太守轉寧朔將軍司州別駕遷太子左衛率河北太守世宗初除鎮遠將軍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齎錢五千先在道路郡縣疑民張堤爲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拷掠自誣言殺獄既至州悅觀色察言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此賊竟遺何物靈之云唯得一刀鞘而已悅取鞘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城刀匠示之有郭門者前曰此刀鞘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民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曰汝何故殺人取錢而遺刀鞘及祖款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著皂襦及祖伏法悅之察獄多此類也豫州於今稱之悅與鎮南將軍元英攻義陽克之詔改蕭衍司州爲郢州以悅爲征虜將軍郢州刺史蕭衍遣其豫州刺史馬仙琕左軍將軍永陽戍主陳可等率衆一萬於三關南六十里因山起城名爲竹墩遣其輔國將軍濟陰太守薊沛精卒二千以戍之後於關南四十里麻陽舊柵起城仙琕輕騎

東西爲之節度關南之民多懷兩望悅令西關統軍諸靈鳳掩擊
敗之盡燔其城樓儲積擒薊沛及其輔國將軍軍主劉靈秀詔曰
司馬悅首謀義陽征略有捷且違京旣久屢請入朝可遂此志聽
其赴闕尋詔以本將軍爲豫州刺史論義陽之勲封漁陽縣開國
子食邑三百戶永元元年城人白早生謀爲叛逆遂斬悅首送蕭
衍旣而邢巒復懸瓠詔曰司馬悅暴橫酷身首異所國戚舊勲
特可悼念主書董紹衔命公行囚漂殊域事可矜愍尚書可量賊
將齊苟兒等四人之中分遣二人敕揚州爲移以易悅首及紹迎
接還本用慰亡存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賜帛三百疋謚曰莊子
胎襲爵

胎尚世宗妹華陽公主拜駙馬都尉特除員外散騎常侍加鎮遠
將軍正光五年公主薨月餘胎卒贈左將軍滄州刺史

子鴻字慶雲性麤武襲爵位至都水使者坐與西賊交通賜死
子孝政襲齊受禪爵例降

金龍弟躍字寶龍尚趙郡公主拜駙馬都尉代兄爲雲中鎮將朔
州刺史假安北將軍河内公躍表罷河西苑封與民墾殖有司執
奏此廢鹿所聚太官取給今者與民至於奉獻時禽懼有所闕詔
曰此地若任稼穡雖有獸利事須廢封若是山澗處禁何損尋先
朝置此豈苟藉斯禽亮亦以俠軍行新蒸之用其更論之躍固請
宜以與民高祖從之還爲祠部尚書大鴻臚卿潁川王師以疾表
求解任太和十九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賜朝服一具衣一襲絹
一千匹楚之父子相繼鎮雲中朔土服其威德

司馬景之字洪略晉汝南王亮之後太宗時歸闕爵蒼梧公加征
南大將軍清直有節操太宗甚重之卒贈汝南王

子師子襲爵

景之兄準字巨之以太常末率三千餘家歸國時太宗在虎牢授寧遠將軍新蔡公假相州刺史隨駕至京出除廣甯太守悅近來遠清儉有稱世祖嘉之賜布六百疋後降號爲平遠將軍改爲密陵侯興光初卒

子安國襲爵

司馬叔璠晉安平獻王孚之後也父曇之司馬德宗河間王桓玄劉裕之際叔璠與兄國璠北奔慕容超後西投姚興裕滅姚泓北奔扈丐世祖平統萬兄弟俱入國國璠賜爵淮南公卒無子爵除叔璠安遠將軍丹楊侯卒

長子靈壽神龜中與弟道壽俱來歸國靈壽冠軍將軍溫縣侯道壽寧朔將軍宜陽子靈壽出除陳郡太守劉義隆侵境詔靈壽招引義士得二千餘人從西平公安頡破虎牢滑臺洛陽三城徙五百餘家入河內又從討蠕蠕西征涼州所在著功出爲遼西太守治有清儉之稱太和九年卒贈懷州刺史謚曰靖靈壽娶太宰頓丘王李峻女與婦父雅不相善每見抑退故位不大至

子惠安高祖時襲爵歷恒州別駕桑乾太守太尉諮議參軍事卒

子祖珍年十五舉司州秀才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年十八先父卒

祖珍弟宗龐世宗時父惠安以久病故以爵轉授解褐安定王府騎兵參軍洛州龍驤府司馬善射未曾自伐性閑淡少所交遊識者云其淳至永安中卒

子嵩亮襲

惠安弟直安歷位尚書郎濟北濟南二郡太守員外散騎常侍蕭寶寅征鍾離引爲長史坐軍退免官加刑以疾得免尋除東平原

太守還京爲中散大夫加征虜將軍太中大夫遷左將軍正光四年卒贈大將軍濟州刺史

子龍泉滄州開府長史

道壽長子元興襲父爵

子景和給事中稍遷揚州驃騎府長史清河内史正光元年卒贈左將軍平州刺史

元興弟仲明侍御史中書舍人以謹敏著稱稍遷衛尉少卿仍領舍人出爲征虜將軍涼州刺史坐貪殘爲御史所彈遇赦免積年不叙後娶靈太后從姊爲繼室除武衛將軍征虜將軍轉光祿大夫武衛如故遷大司農卿加安東將軍散騎常侍出爲安北將軍恒州刺史常侍如故正光五年卒

子彦宣有風望正員郎稍遷相州刺史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

天平四年卒贈散騎常侍都督懷洛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懷州刺史

司馬天助自云司馬德宗驃騎將軍元顯之子劉裕自立乃來歸關除平東將軍青徐二州刺史東海公天助招率義士欲襲裕東平濟北二郡及城戍又破裕將閭萬齡軍前後多所虜獲拜侍中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公如故真君三年與司馬文思等南討還又從駕北征在陣殁

子元伯字歸都襲爵後降温縣子太和中爲建威將軍泰山太守

史臣曰諸司馬以亂亡歸命楚之風槩器略最可稱乎其餘未足論也而以往代遺緒並當位遇可謂幸矣

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五　終

聖化堂藏
氏庸宛書